

四庫全書

集部

方舟集卷十八

宋 李石 撰

雜著

古漁詞

楚江二負擔請濟於漁子求捷行約償未當漁子邀市不即濟二人解衣負擔亂流以去漁子不恤也作弔古漁詞其詞曰

古之漁兮命為漁而非漁今之漁兮利於漁而跖徒乘

人於險兮義惠有所不受因攫而獲兮虐乃甚於穿窬楚岸倉皇兮人絶楚波杳渺兮日晡慘欲濟兮誰廹徒使舟繫葦兮睨來者之于于行路無數兮誰不緩急尚有鄰里請而靳兮敢薄勞而重須石齧人足兮淺不可揭蛟饜人血兮深不可踰水生稜兮沙湅風作氣兮浪粗凛凛兮白肉溜溜兮赤膚裸而負兮乍隱乍見亂中流兮輕人命於鴨鳧虓吻雖利兮私有所愛胡彼忍兮甘蟲類之不如昔人不惜引手以徇惻惻之義曷為邀

數錢之市亦陷為一世之愚爾釣爾罟兮此多取而不汝吝也朝魚暮魚兮足以廩厥家而肥爾孥此江之水兮汝不盡之府小人之腹日酌幾何兮欲饜分外於有餘茫茫大江兮雖非畏塗市於不競之野貨於無人之墟豈楚俗之固然將古今之各殊漁乎漁乎尚恐有方來問津解劒之丈夫也

巫山凝真仙人詞

泝峽岸以南征纜余舟兮水之湄蔓翠壁之無路捫星

虹兮為梯敞晨闔以肅步將款事於仙之祠延絳宮兮雲衢聳玉壇兮煙霏七華兮鳳羽五色兮翟褘褕婦質以要妙中有嚴兮坤儀子萬物兮氣母矧髮膚之或遺椒桂兮漉芳蒞蘭兮飪潔君覩兮危衷祇天地而有謁此意難於弗荅也含素孕形擢秀太清支配位兮天下衍三書兮月蓂摩穹漢以矗立峙氷玉於帝庭星娥兮前導湘配兮華靈指岷山而羣牧受職引蜀江而海音赴節山祇兮皇皇水怪兮帖帖雲乎雨乎開闔晦明於

十二峯者誰得以强名也彼塗山毓聖自我委化而江渚思匹反質含情者非不敢亦不暇而乃凡夢是踐塵慮中熱慘不畏乎震霆以漫漫衆説者何人斯夏禹楚襄君兮殊世鬻熊宋玉臣兮異德玉笈兮執瑞以佐治釆章兮摛筆而蠱心人固分大小古今哉嘘陽翕陰萬籟聲沉山頭喚鶴以笑以吟聽去來於環珮爾音者其仙乎歌曰鶴來兮霞開鶴去兮日浮天扉兮海闕玉龍兮金虯從萬妃兮以息以游風東西兮安流迷雲雨兮

我舟人福祿兮仙之休

放烏詞

歲庚午四月五日曉有烏自投於門視之則矢貫其腹及股拔其矢作文放之其詞曰

彼靈者烏兮伺凶以前民靈不自況兮以兆菑於厥身矢集爾目兮雋一中之為神機𦍑疾至兮豈意外之無因爾下啄兮敞閑野與水濱族黨匹妃兮號千萬而為羣反爾朝哺兮寧不饑於爾親翾翾不戒兮獨逢禍於

未仁飲羽穴腹兮寄微命於逡廵乍翔乍止兮俄自下以闖門若訴予以急兮慘毛血於銛鈎矢可立去兮視痛迹之尤新一痛且忍兮免湯火之炮薰汝速去兮無謂言之莫聞世隘道險兮弋四面以畢陳向棲執鏃兮幸汝瞑於方曛十禽並餐兮曾見鸞之不分爾其友鵬運於長風兮侶鴻冥於高雲學十步以飲啄兮隨九苞而屈伸彼主雖好兮胥謂爾惡朱火兆瑞兮有聖人作縱下土之不食行日中之可託

論釋奠儀注

昨日上丁釋奠為贊唱所悮於儀注多不合欲鉗口不吐恐諸生安於素習以為當然以失仍失以陋就陋無有已歲二仲之祀欵然不修輙為具行禮始終之失與陋者為諸生言之

一預日行事官以常服入省牲視饌以次分序立於廟門虛揖為容繫牲廟門外執事省牲告充然後入立殿

下東序北面以次立點饌素稱在虛揖而退即齋居待事此致齋禮也今貴學乃視饌於殿西廡視牲於殿下且廟之中庭豈牲牢所繫萬一羊豕驚奔觸穢不知何以復行掃洒乎此一節不知用甚儀注
一常服陞殿視牲品滌濯供張乃監祭者之職預日事也至日則獻官祭服結佩以俟質明令貴學乃於更衣之次唱云時至請行事又請執事者各入就位既已乃輒請初獻官常服陞殿唱云請初獻官常服陞視陳設

此一節不知用甚儀注

一罍洗盥洗當在殿户外東位西向執事以次立獻官以次就盥陛殿所謂陛殿者升歌作樂明與神接令乃以二洗陳殿之阼階之東序序出入升降之所也又有奏樂去處則既陛殿樂作矣始盥於樂作之後得無失時乎先聖以自盥而往有不欲觀令盥則失之不知何以為觀其失又甚於昔人矣此一節不知用甚儀注

一獻官各就位二贊唱則相對拱立虛揖而請既事復

位不復虛揖公然相逐自陛殿虛行升降往復一遭然後再請亞獻每一獻官即虛行一遭如是者三飛翔衣袂如適私室此一節又不知用甚儀注

一三獻官畢獻則二贊唱者如上儀對揖於分奠十哲與兩序諸子分奠官之左右十哲官則云分奠十哲官東西序則云東西序以明禮之有升降也今乃不復對揖二贊唱一云請東序分奠官一云請西序分奠官不復為容如僕隸然既事不復導分奠官而還此一節不

知用甚儀注

一酒樽所當在階阼上北面曰醴樽而三別之今乃入殿牖與俎豆雜陳於兩柱間不辨位置獻官至惝恍索摸乃得之又樽口小而勺大預酌於勺以待爵至此一節不知用甚儀注

一祭器多寡有數先後有位列之側階之北簠簋為前登鉶次之籩豆又次之屜陳而下以南為上乃今先聖前設大案不復徹去如常日祭器混雜其位其數不復

辨也又照饌用短燭乃令擎燭距地五六尺牲饌脯修獻官但知拜跪為謹目不復睹也此一節不知用甚儀注

一望瘞畢贊唱獻官復位之廟門行事官以序立如初至之儀贊唱者降徹饌闔户畢乃各退乃令望瘞畢即就易衣入學堂諸生者攘奪酒果肴肉喧呵入耳不復禁呵此一節不知用甚儀注

一受胙飲福當於阼階之東序西向所以貴神胙尊初

獻明福祉冠禮亦用此位也今既贊合爵俎即降階於東廊下設位以罍洗之位而易受胙飲福之位此一節不知用甚儀注

右九節皆祀事之急而禮之大天下之所通用令典諸生皆失之其瑣細不較也不知諸生何所承受何所肄習而為此乎誰無父兄不知所以詔誰無師友不知所以教諸生安於此有日矣諸生以石為可欺可罔可掩而

取乎凡官此者二仲之祀必身履之豈不知其失與陋葢畏彭士之多口挾持寧泯默而從之婆娑其容以隨諸生而不知變鄙野其狀以隨諸生而不知改非愛諸生也葢聾瞽彭之士而愚彭之俗先聖先師實照臨之石不敢為是也傳譏叔氏專以禮許人石固失之矣敢專諸生以為得禮乎石中外四為學官凡祀事所見如一未有如彭之所見也既

畢事往往竊痛而深恨之何此身不幸而一逢諸生之至此也向任上庠日郊天為執事官博士攝監察御史行禮於學非曰能之益粗知問俎豆之事矣間以罪斥為成都學官三年成都四孟月舊有菜禮中廢不修至為復之得與四蜀英俊習而熟行之三年間二仲之祀六習而六行之彭之士亦有二三輩常獲見此禮可說而訪之無曰我彭州自有

釋奠禮執而不變如護瘡痏如疾膏肓朋友忠告不可則止雖聖人復起亦無如之何況石之耿耿乎向者已具公移求儀注以益耳目之未悟幸諸生無靳敬竚回教

祀事私志

郡國祀孔子用日出禮也是日有司行事及未明猶闇祭也欲廢火不得而燭燎不如古執事者多陋先日作篝篝以朱碧紙內燈其中置簷廡上下熒熒猶燈市戲

也往往州索諸縣縣唯充事則雜陳之與前芻狗無異學者耳目成熟不復再問是何蔑吾文物之代輕先聖之禮俾謂吾先聖不吐此而下食也哉眉山蘇公守遂寧仲月上丁先一日即學問禮掌儀生主故常以對公曰門外燎門内燭猶不知司烜火令爭且薪蒸麻葦官辦此待事無難是敢以褻器瀆神乎亟撤棄之稍知禮者則驩於將事且官無甚華費易汚為潔變俚而雅寧不使後生狀目中之眛而覩禮之大全也歟向公官春

官治神人和上下於禮為孰熟皆一意講飭必合於古而有以默得於心又嘗隆太乙之祀謂不當降列羣祀先是止以常僚初獻公毅然自降一等為初獻君子韙之則公之素重於禮也豈唯遂寧竊謂禮嘗責於其所知而畧於其所不知鄙夫執玉服帛而罔其名聖人葢許其不知而不責其知不幸而亂則又與之經營覆匿以歸於禮乃已若夫其所知者而必曰不知是真亂也其經營覆匿誰復任之商之季也太師以樂祭器歸於周

秦之季也孔子之後以祭器歸於張楚夫此器也而以去就為輕重則天下之禮必有謹其微者既感公之為因嗟世之末喻者書之命曰私志雖然豈其私

辯謗文

名者謗之根名立則謗立根立則枝葉蕃矣且我者人之敵也以我敵人有勝不勝而愛憎之心生愛憎生則毀譽立夫以天下公議彼衆我寡寧有盡知之人一人知而譽之以

幸區區之名名未必是謗毁隨之謗根一萌知者且衆衆則枝葉衮衮有不勝其蕃如是則公議果何恃既曰公議容或有可恃之理然君子不以為可恃然終以為恃者向使果以名得謗公議果然無所恃雖聖賢畢世以至千萬世且不獲為全人况下流衆惡之易集哉孔子毁於武叔纍然喪家狗耳孟子沮於臧倉從者竊屨耳聖賢行道得謗果不能

全名君子於此不免權其得名得謗榮辱輕重寧辭其名以執讒慝之口而免其謗何也以天下後世公議之果可恃也然可恃與不可恃尚何恤唯力於行道以待其天者定自然謗不待辯而自白也且謗之立也君子乎小人乎君子知必無謗使出君子則君子亦小人使出小人則似不必辯而天之愛道久矣道者天所靳我先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又從而畀之我之所恃者豈惟公議之果可恃恃其道之自天天既愛吾道與堯舜文武周公孔子在天之靈何忍欝欝俾行道君子久此蒙汚名之謗然謗在他人尚有可辯者曾參殺人我則以孝陳平盜嫂我則非淫顔含被劾我則以悌不疑竊金我則非盜況乎所負如九鼎如萬鈞自重自愛肯俯首一介以名易謗哉可生可殺可禍可福吾

道初不損益計是皆天也借曰少忍以待其

天者定君子曰諾作辯謗

方舟子向坐西曹吏馳白曰謗聞乎曰聞辯乎曰烏用辯疾乎如風過河不見其迹迅乎如雷震山不睹其形如塵如冥如注如傾陰用其晦陽用其明芒乎芴乎夫又其誰與聽吏曰然則盍歸乎曰歸哉吏請買舟望潮門岸下吏白舟具乃卜日奉母束書負琴登舟駕帆倚篙舉酒酹江神而祝之曰萬里挌客挈家宦寓無最可書

有大逋負天子貸而不誅赫震霆乎含怒牽百丈以泝天舟飄飄而逐去指三峽於參星棹五湖之煙雨尚有神之來格渺莫知其死所祝未畢舟師進曰舟楫有神神各有司瀆怒渤涌而羊角用觸澎湃突沸而狼牙吐威蜀鬼蜀巫請易祝誦方舟子嘆曰吾知之矣是謗鬼也素名有聞吳鬼則子胥之忠魄楚鬼則屈平之義魂負石之鬼勃勃不遇捉月之鬼聒聒申冤其他則道路之鬼為癘寒熱之鬼為瘟乘狐作媚因豕見形吾知其

名是瑣瑣肩肩又烏足論吾將列謗鬼名仰干帝閽帝既許我矣且我之伏膺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六經之道我之率履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文鬼不即去寧可復言汝神乎則周公之秩神有禮蓽路藍縷不在此秩也汝鬼乎則我孔子之祭鬼有法鷄鷗海鳥不在此祭也可薦則薦我則不褻行潦蘋芷之味可享則享我則不諂苾芬馨香之達夫如是鬼可以已乎鬼之情狀伏羲可以知鬼之面目詩人可以察其乘車

為寵耶則睽之弧可以射以陰方為拒耶則震之戈可以伐如伯有之醉窟鬼何足憑如竇沈之食爼鬼何必竊且鬼以謗人為職則亦鬼之細細者耳凶如豝武如虎媚如魅苦如蠱吾皆知之吾將使十二惡神自甲巳下禀帝命以數汝執汝斬汝𣂺汝折幹拉膂抽腸磔脅用鬼肉以備十二神之朝餔顧不可耶於是鬼魁者戒徒出門以返其墝所封之故鄉魑魅魍魎四裔之地是也背汗者喘流眄者淚嬰嬰者聲呀呀者氣頽盎巵酒

請命貴死從此逝矣舟師語塞方舟子酹地一笑遣之曰所不汝恕有如白水

黎州勸農文

父老等沉黎為州控扼邊境居民多為客户土地盡是山田挾蕃蠻以取資交商賈以通貸不務本業專事末游以致衣食仰給他州鹽米困於日用今國家累聖以勸農為富足之本太守等以勸農為倡率之官方兹春耕舉行故事宣布德意具述詔條父老不得視為虛文

循習舊態父兄勉力子弟究心男習耕耘女親蠶織上慈下順内睦外親共篤孝悌之風同趨禮義之俗太守專以清靜恭儉為治雖若寛恕撫存百姓然國法不可犯也宜自愛重仰副明時勸課之意毋忽

眉州勸農文

父老等眉為衣冠禮義之鄉士俗以詩書為耕以筆硯為富往往薄於農桑窘索於衣食者非歲之罪也頃來多事征取無藝又且雜以緇素二氏之游民困以工賈

兩塗之末作隄防不葺災沴相乘民告病矣雖衣冠禮義何恃仰惟聖天子崇重本業勸農為務俾守令奉行詔意無曰此歲例也而忽之父老各歸教訓子弟以勤儉為本以篤實為用無鬬於隣無訟於庭無悖爾父母師長俾田與孝同力稼與學並興所謂勸農之官者守令之責塞矣若乃不牆以收禾不菑而欲穫王賦不集家事日朘饑凍切膚汩喪廉恥以自陷為姦則有司之法在

題青渠驛

青渠驛記云唐開元道士觀因改渠為池為青池寺今為青渠驛其土平衍夾路斷磚古瓦出牛蹊間有雙闕隱隱豈利綿舊尚水利鑿渠引泉以溉田其曰青渠何耶巴濮二水出青蛉縣禺同山王子淵入蜀祠金馬碧鷄舊即其地唐志云二水源出三危山下蜀地理有兩三危一出積石一出滇池昆明此豈禹所導始末出入乎抑秦漢所紀與唐郡異志也嘗歷梓以按視二水此

其出積石三危為巴濮二水乎青渠恐為青蛉之寓名
即爾雅蜉蝣渠畧之渠俗謂水蛉也博物志青蛉端午
埋其頭土中化為青珠其以蛉名縣者以瑞應也周人
祠萇弘之血為碧其曰青蛉者豈碧雞之屬耶觀恐遂
為弘祠蟲之渠水之渠不可無辨也禺同意其為魚洞
今在恭南正巴水所自歲久地改名訛乎聊書此以備
攷古之闕資人李石題

羅𧎢傳

羅蕆祭州人也其先燧人始以火化為不羹令庖犧治庖為膳宰其世職也神農聚蓄百藥以救民疾蕆官尚藥奉御乃上書曰臣累世奕葉忝食舊德鄭圃治爨文園病渴有年於此仰惟大烹殊養旰食焦心觀頤六氣之調爽口十全之藥倚須鼎渥不戛釜羹竊謂藥之有君臣佐使也君一臣二佐之使之誰陰誰陽品對餁分各有等差度量刀圭㕮咀封剥雜乎渾然著為方論以幸惠學者特以仁義乖裂性命爛漫違天理蔑人和氣

血異劑髮膚殊證薰葭困吾之形蓬蒿亂吾之種鷄壅豕苓君非其君若乃二臣以下佐之使之風動草靡日出葵側於以長育中和補緝造化而孝子焦然於色七族嗚嗚有不勝哭死者何耶臣㯐葑菲下體蘋藻微毛每恐枵然霜露無以仰備採摘春酸夏苦秋辛冬鹹物有一旨旨各一味稼穡於中調四序者甘草被國老之號人參茯苓蒙君子之稱臣竊慕之况忝職奉御植立仙班醫國之誠活人之用臣㯐不勝榮願帝曰可乃下

制曰帝命冒下土罔有遐遺天造利建侯宜承眷渥矧兹鼎鉉之寄盍致絲綸之褒前尚藥奉御蔡國公羅燮淡泊以養道腴潔白而富才質啓心沃朕剖析於精微苦口愛君薰蒸於瞑眩上以追累世之績下以濟率土之民褒錫隆名陪敦幹食滋味事朕爾則何求草芥視臣我則不暇於戲需者天位之孚宴豈一食之間哉師者國醫之寓名本三錫之寵也進班五等之秩往懋一品之勲可特封中和國師持節衣州軍州事蔡國公勲

階如故羅於春秋為國與州蓼伐楚勝之來服為采邑羅氏來氏支庶叢然盛矣邠風下衰斷壺薦簋秦人游食看瓜入穽有乾没營利者有淹藏旨蓄者惱淫渾殽真風蕩散至員薰目白鬚滑中洞下之謗墜國醫清白之傳唯東坡子玉襂美見於世

論曰聖人以道御氣以氣御物雖天地之大亦道物之一也況於一草一木之别哉善乎神農之嘗藥也日遇七十毒自非聖質體道六氣交戰外氣與内氣寒暑燥

濕乘之雖五穀得以殺之矣況藥乎嗚呼識藥爲上用藥次之以毒攻毒制其後害者氣有以御之也天下之醫知用藥而不知識藥曰藥之殺人者有由矣蘿蔔名萊菔根而又有蘆菔爾雅釋之通爲一用至誤釋爲菘而物性乖矣子思子曰中和贊天地之化育棘之所以自薦者庶幾乎

贊曰國醫之師曰中曰和天地化育不偏不頗誰適左右惟師之多儻可度世來乎老坡

書呂不韋傳後

太史公載呂不韋說華陽夫人之詞云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則孝文王為安國君時也子楚質於趙秦昭王五十年呂不韋行金於邯鄲守者得脫以至子楚得立凡六七年事戰國策云王年高矣王后無子王一旦山陵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蓬蒿是時子楚猶在趙未歸若在孝文未立之前不應稱后稱山陵也若以孝文既立所稱之王為

孝文王則楚之得歸與不韋之說特一年事與太史公所載不同不韋周旋兩國之謀不應成於一年之頃也高誘註云秦王后為孝文華陽夫人至王之春秋高注云昭王年老則安國君未立昭王尚在位其子之妃乃曰王后以配其舅為稱何耶又曰陛下嘗軔車於趙注云陛下謂孝文王昔嘗質趙以為子楚之詞前昭王而後孝文王耶昭王生十九年立五十六年薨則七十五歲孝文生五十三年立一年薨則五十四歲太史公所

說華陽夫人非繁華時也

忍忠嘉

忍忠嘉一名忍太平云成都人幼入華山師陸修静體生綠毛頭面及胸腹間見人自云貧子客萬里橋徐秀才家余與蘇李文同往謁之起立云我合下你兩箇來你兩箇都是八月生李文八月二日余即八月二十三日指李文云好門户可惜胸次極窄指余云一片好心來成都作官去余再三謝之云此身可以與仙翁供薪

水得否渠小碟中拈一枚栗子云可喫此栗你家中生子嚼開栗子中有一圓藥後來累訪范和仲家就口贈和仲一詩云三箇孩兒是你精你身憔悴你兒榮情知損壞元陽力何不留來養你形余命之坐再三師問之就口贈余詩云揖我歸位坐禮數無乃過長生久視術看取爐中火又云還會得爐中火否又云無事盤龍坐書來秖讀破蒙董作一塊聰明不如過又自指云我即蒙董官人患聰明太多其人向在華山獵人以之為野人

異獸作籠檻獻之州府而以烟火食飼之至是其毛稍落說累朝事知人家父母先祖自云曾見之在華山日冬月食一味木根柏葉掃落藥置之木樹下以燒之生出木根芽子號為木餽子至是歸成都諸司爭迎致師事之寢卧在一火焙止隅壁燒火藉其暖氣而已每喫粥飲少酒細嚼飯咽之云五穀精華天以養人須是細嚼過始得是年一百三十六歲矣石到家乃丁巳李圓生年栗子中一圓藥如其言

馮氏三鬼求葬

言鬼近怪必言之以其可知也孰曰可知以其情也有鬼自言甄舒仲情至庾也鄒湛原其庾而知之死而欲葬鬼之情也欲葬不得而巧自託以説其情鬼之急也湛知以意而釋其字曰舍西土瓦中人鬼之用情也馮氏三喪不舉不記年而舉於吾友楊伯远之手則鬼之用庾尤其巧者且人之所甚信者莫若妻子所聽左右以入其言者莫如乳媪輩一昨馮氏三鬼以夢自列於伯

遠之妻胡云必葬我則又怖撼伯遠之兒夜啼不止乳媪輩益若有睹三鬼也畏而祝之則又夢夢覺兩言之同則以告伯遠儒者不尚鬼曰是兒女之疑也胡與乳媪言益力伯遠曰昜明告我以骨或柩所在并姓氏則信鬼巧也而區區怵吾婦兒乎於是三鬼以夢告伯遠如祝既夢之黎明有母丘久道來謁伯遠心怪與母丘生言之生慘然曰此故妳夫馮君諱某字某也初娶某氏再娶某氏皆死不葬與伯遠行覘三柩草棘間宛然

與昨夢合伯遠問其後子息皆絶憫其終無歸具衣衾如禮坎而窆之焉紹興十六年十月某日也墓在小溪縣某鄉某山下伯遠名深遂寧人從景陶浚鄉學春秋

書顔含傳後

史氏不廢顔含孝友顔含以孝聞叔畿死而復甦存亡不辨含侍疾不出户十三年事寡嫂有異感其立行如此王導以含為東閣祭酒居叔父喪嫁女為劉隗所劾史氏不以一疵掩其平昔叙含於孝友傳此史氏忠厚

也然所貴乎君子者要當謹護細行細行之於人初若可忽君子嘗於其所忽者失之以蹈終身之悔以集不知者之謗彼素無行檢則又何足深責惟有平日素履如太清白璧一朝自輕而滓穢之豈不大可惜耶晉人蕩而廢禮以此為俗居喪而用原壤之教如謝安朞功之慘而聽歌樂阮籍母服而飲酒食肉含居叔服而嫁女此俗豈例有所受邪愧之劾含誠是史氏不廢含素履亦是然含之自處得不為初心之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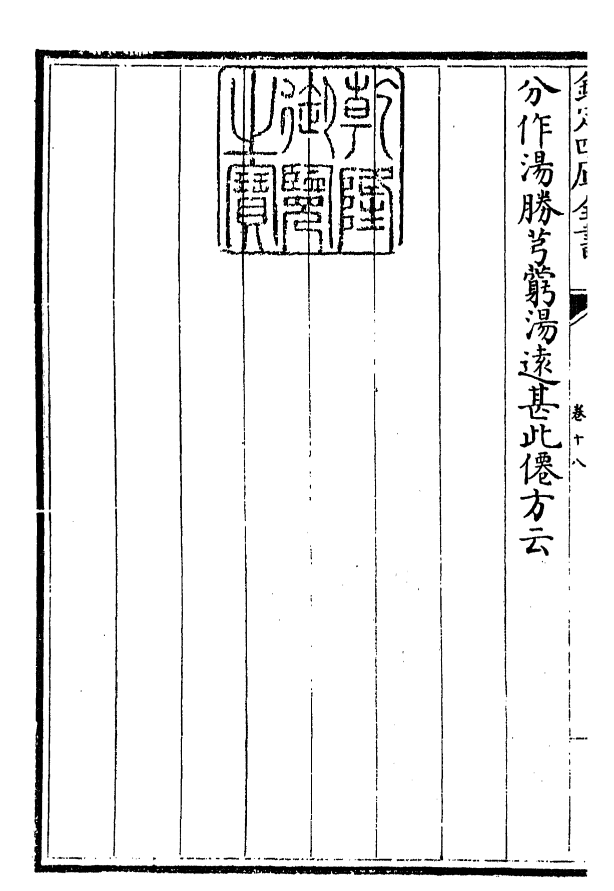
蜀楮

蜀楮今之冷金牋是也非善書者不敢使敗墨滑筆堅耐山谷老人喜使之真草多傳蜀中不貴粉牋小幅可以結字不耐收藏也前輩亦時有一二小幅往往招蠹壞凋落也

長松

長松東坡所賦葢出河東方書以蜀瓦屋所出為上今此所得瓦屋真產也長松四兩入檀芎茯苓甘草各一

分作湯勝芎藭湯遠甚此僊方云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舟集卷二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黄維

謄録監生臣范重棨

方舟集卷十九

宋 李石 撰

周易十例畧

春秋有例者起於杜預易有例者起於王弼二例之作以吾夫子立一定之論如乾坤二卦則諸卦之倡謹始之例也後之學者因而例之故作十例畧

无咎者有咎而卒於无咎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

乾夕惕若厲无咎者剛失中道為亢之漸坤之六四括囊无咎者陰進薄陽臣强侵主下卦之上括囊以幸免孔子繫之曰无咎者善補過過而補之可免於咎矣易文言无咎者九十九爻而何咎者三何咎者本自无咎而猶畏之无大咎者未能無過何咎者徒自憂於咎一以乾坤為例作无咎例

利有攸往者可以往而往不冒險而往也始於乾之利見大人猶曰可往見矣坤之繇曰君子有攸往者先眛

所向後有所歸猶曰可以往矣乾坤為例利有攸往之卦十一繇言其八爻言其三繇言有攸往者一爻言有攸往者三繇言小利有攸往者一繇言勿用有攸往者一爻言勿用有攸往者一繇言無攸利者二爻言無攸利者八無不利者十二卦十三爻繫之以不冒險為利也乾之彖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有利不言蓋無適不利也他卦爻之利不利勿用有所待者倣此作利有攸往例

孚者信也始於需之有孚而訟之有孚次之需者疑也因疑而待其信可以無疑訟者爭也因爭而求其信可以止訟或曰去就從違信不信之決也需訟之外繇言孚者三爻言有孚者十三卦十八爻繇因事言孚者三爻言孚者九卦十一爻爻言匪孚者一言罔孚者一其曰中孚者信之由中而豚魚細物亦被其賜凡信之有疑有爭者莫不釋然於此謹信之始起於需訟作孚例

悔吝者君子求免於世之憂患一本於正心誠意慮而後動迫而後應俾不由於悔吝之塗乃已然時有不免者一身萬物隨時所值因易自忘可也繫辭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者微小尚可以追惟之竊嘗考悔吝爲二道則悔大吝小也吝尚可追惟而悔有不及者亢龍有悔此治亂休戚天下所繫孰有大於此者哉若夫屯鹿之不得往則取吝蒙以刑爲發往則取吝屯蒙二吝乃非悔之比大小隨卦爻所寓不可一槪且以乾之

悔況之豫蠱困之悔誠有間矣若乃革之悔亡則以湯武革命幾於繫天下事甚大如乾之悔也他言悔十五卦十八爻無悔無祇悔七卦八爻言悔二卦二爻言吝者自屯蒙而下十七卦十八爻小吝者二卦二爻曰小者尚有大於此者乎貞吝四卦四爻吝無咎者四卦四爻此悔吝之別君子所以自忌於憂患者如此而有大小者以乾與屯蒙為謹始作悔吝例

厲者君子以人心自危而日進乎道心之微惴惴自畏

未甞一日不以憂患自警也乾以惕為厲訟以貞為厲皆厲也孔子於乾以危為辭獨於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薫心夤心之上下憂患有所限止文王之辭也孔子釋之曰危薫心者人心道心危微之兩間正如夤之上下也且言厲自乾以下二十三卦二十六爻貞厲者八卦八爻厲无咎者八卦八爻厲无咎者以乾為例貞厲者以訟為例作厲例

心情者人之有心有情也以人之有心有情見天地萬

物之無心無情情顯而易見心隱而難測君子以易洗濯其心雖天地之大萬物之繁如對鑑妍醜無遁形矣繫辭曰聖人以此洗心與民同患是也然此專出孔子彖辭也言天地之心者一言天地之情者一言天地萬物之情者三復則取其静以自復故能以復之心見天地之心不待觀而見之大壯則以剛大而能正不但用壯為天地之情況其在人者至於咸之虚恒之常萃之聚皆天地萬物共由斯路此甚易見者以我之情度

而測之也用易君子宜以復之心為心曰咸曰恒曰萃

思慮所孚可不勞矣作心情例

八象者始天地大象以求其類也類孚天者天象雲雷

風雨日月是也類孚地者地象山水泉澤木火是也并

天地為八卦十四象剛柔奇偶各以卦爻所象為類也

陰卦取天象陽卦取地象錯綜為爻變化為用文王重

易而立辭孔子立大象而釋之自其八者衍之為十四

也以說卦考之取象凡一百一十三而大象所象特一

卦一象為主而乃衍為十四坎衍其三離衍其四巽衍其一其寓諸爻者為九十九所用未如説卦之數而名物有不及象者用易之君子以意逆志斯得矣作明八象例

貞悔者鄭氏云内卦為貞外卦為悔卜筮所用也然伏羲三畫有内無外有貞無悔雖三墳八索以步氣迎日亦未見其為占筮之用抑亦文王所重以蓍龜所定胥變而為卜筮乎周官三易鄭氏所言蓋稽諸此也且以

山曰王用享於帝吉將遂為文王予以大象所稱之王
況之似出孔子或曰文言之釋為一翼異而爻辭出周公
作繫辭例
右十例者據王弼例畧而續之既具之論其有
可立一定之說於無定之中曰體曰用二說體
即易詞所謂無體之體用則勿用之用此常說
也惟易主變移易不可常者於例具之如弼
之例可互見矣

周易互體例

易者以天地五行而生數由數而生卦因三而成六貞悔内外以數通於天地五行而八卦相資為用以三而五而五行互體以六而八而八卦互體若非互體則易之變化内外上下不相應數有所窮數窮則生成之理或幾乎息矣易之有互體出漢人二鄭學易者以互體出劉牧非也因取說卦占象與卦爻相通者為互體以

應天地五行之數作互體例

☰☰乾下乾上乾　九五風　九二雲

右乾上下體以乾合坤奇偶既立五行致用於天地風出於巽之木九三也雲出於坎之水初九也從龍從虎之象成矣

☷☷坤下坤上坤　上六龍戰　六三含章

右坤上下體以坤合乾為天地之雜陰盛勝陽龍戰見血五以陰包陽故坎象為血三以陰居陽故含章

☵☳ 震下坎上 屯　艮　坤

右屯上下體互體為艮坤九五屯膏止而不得施六二六四坤體為馬亦止於艮而不行故邅如班如為有所待

☶☵ 坎下艮上 蒙　坤　震

右蒙上下體互體為坤震震為長子故九二克家以二陽包坤故納婦以坤止艮故六三之女勿取

☰☵ 乾下坎上 需　離　兌

右需上下體互體為離兌兌為口舌故九二小有言為澤故需泥離中虛為穴進遇坎為血也

☰☵ 坎下乾上 訟　巽　離

右訟上下體互體巽離初以柔承九四之剛順上不爭故明辨晳九二以坎剛遇乾剛臣忤君子競父掇患之道然巽順離明皆可無訟四陽之健而一人帶三奪之矣

☷☵ 坎下坤上 師　坤　震

右師上下體互體坤震律聽軍聲初六伏於重坤之土不常失律九二上應六五重坤之順以陽應陰六五得震故長子帥師得坤故弟子輿尸衆主則非丈人矣

☷☵ 坤下坎上 比 艮 坤

右比上下體艮坤互體初六上應重坤順之又順坎水在前艮止不流盈缶之吉六二比於九五以内為限不自失也重坤之順不待誠令

䷈ 乾下巽上 小畜 離 兌

右小畜上下體離兌互體初九上應六四以剛畜柔而乃反已自畜於離無所附麗九三見說於六四之兌說輻不行若夫婦而反目不能正室巽正室離側室

䷉ 兌下乾上 履 巽 離

右履上下體巽離互體離為目三寄明於兌眇而能視二以陽居陰有震之足巽為股弱於足跛而能履

成卦之體專在六三兊居五陽之間兊為口不咥人

☷☰ 乾下坤上泰 震 兊

右泰上下體震兊互體九二應六五長男少女為帝乙歸妹兊為口食之象四悅以求鄰雖富不富雖交通之世反失其實

☰☷ 坤下乾上否 巽 艮

右否上下體巽艮互體二為艮以止為得故大人否巽承乾故小人吉以巽順處高位苞桑之危

☰☲離下乾上同人　乾　巽

右同人上下體巽重乾互體九二巽順病夏畦以求於同褊隘于族非野之同重乾之剛伏戎致敵九四應上九重乾三歲不興

☲☰乾下離上大有　兌　乾

右大有上下體兌乾互體九二重乾應兌以車能載以臣載君六五以離體主卦以兌説主信威行於下與同人相内外他倣此也

☷☶ 艮下坤上 謙　震　坎

右謙上下體震坎互體初六以謙柔越坎險之剛故可涉水六五以震懼處坤得衆故侵伐九三主卦曰勞

☳☷ 坤下震上 豫　坎　艮

右豫上下體坎艮互體謙鳴於二豫鳴於初以坎險高下而鳴以求應和艮為山為小石止靜不動故先見九四主一卦以不疑致朋簪之衆

☱☳ 震下兑上 隨 巽 艮

右隨上下體巽艮互體初九悦以應四動以隨静艮得所止之官不至失節六二不能上應於五而止於巽詞求悦係陰失陽大小不得兼得九四之巽體長女長男得其隨矣其守在貞

☶☴ 巽下艮上 蠱 兑 乾

右蠱上下體兑乾互體以九二之乾幹以長子之震父子巽順蠱敝之家不足憂主之以乾悦之以兑順

之以巽其幹濟矣巽兌二女毋之象六四之裕六五之譽漸以無事

☱☷兌下坤上臨　坤　震

右臨上下體坤震互體臨陽長之卦而以兌坤為體震動不靜故二陽以大臨之然羣小亦可畏矣甘者苦之對兌為口故知味長而不已則泰道也

☷☴坤下巽上觀　艮　坤

右觀上下體艮坤互體初六應四以陰應陰穉陰應

巽巽為寡髮童之象艮為少男坤為重坤故利女貞若不知正則醜矣巽以求艮二以應五巽為白眼窺女求匹不可不正

☲☳ 震下離上 噬嗑 坎 艮

右噬嗑上下體坎艮互體初九以震動而艮止之震足滅屨不行以坎險在前以乾三陽錯坤之三陰未能除閒滅鼻滅耳耳坎象金乾象黄坤土中象獄之有械猶頤中有物

☶☲離下艮上賁　震　坎

右賁上下體震坎互體震足初動而艮止之為趾坎為輿而止險故舍車六五艮山為丘坤土為園束帛質素五數曰束

☶☷坤下艮上剝　重坤

右剝上下體重坤互體剝之一卦以上九為主剝者陰極復陽然以置身曰足曰辨曰膚抑陰進陽三得其應重坤為順貫魚小人之象以上九為宮以芘寵

可免於尤

䷗ 震下坤上 復　重坤

右復上下體重坤互體復之一卦以初九為主復陰極陽復仁者重坤柔之仁四應於初為中行

䷘ 震下乾上 无妄　巽　艮

右无妄上下體巽艮互體震震動而艮止之以不可妄動天命亦可畏震為稼艮山不耕不可以富以陽繫陰巽為艮止陰牛之繫

䷙乾下艮上大畜　震　兌

右大畜上下體震兌互體以陽畜一陰為小以陽畜二陰為大小畜則九三應上九為輿大畜則九二為輿皆脫其輻畜而有養也兌悅震動以艮而止六四為童牛六五為豶豕皆止健有待

䷚震下艮上頤　重坤

右頤上下體重坤互體震動艮靜虛中如頤以求口實二陽初終之智以貪飲食非養也艮為山為小

石附坤土為丘頤

☱☴ 巽下兌上大過　重乾

右大過上下體互體重乾九二上應九五之兌為少女老夫女妻九五下應初六之巽為長女老婦士夫過唯謹其小不至於大藉茅於初乾乾自危也

☵☵ 坎下坎上習坎　艮　震

右習坎上下體艮震互體九二震動而艮止之與五險陷未出所得亦小二簋納約其中有誠坎水明水

之薦

☲☲離下離上離　兌　巽

右離上下體兌巽互體兌澤巽廣顙目為涕泣離以柔順附麗兌巽錯然之敬於始可也九四下卦之應風鼓其火而澤之猶死灰然

☱☶艮下兌上咸　乾　巽

右咸上下體乾巽互體艮少男兌少女乾陽巽陰男下於女無心之感初六咸其拇拇施於足可止而靜

六二則上應五為腓行則凶居則吉九三巽體應乾
躁其股為艮所執矣

☰☱ 巽下震上 恒 兌 乾

右恒上下體兌乾互體長男長女以匹相應二五之
應君臣之道五以兌體之陰委質於九二之陽則相
及矣九四下應上比雖禽不獲

☰☶ 艮下乾上 遯 乾 巽

右遯上下體乾巽互體以艮駸駸為巽自厲其尾否

則致災乾變為坤二應乎五黃中坤牛剛草君子

固志以遠小人

☰☳乾下震上大壯　兌　乾

右大壯上下體兌乾互體重乾附兌入震初應於

震說以為進壯足為趾必窮可信九三入兌觸藩必

決六五之喪羊九三之羊上六之羊以兌體也坤為

大輿為腹以陽包陰

☷☲坤下離上晉　坎　艮

右晉上下體坎艮互體晉進而有所摧見險而止六二之愁以險遲留王母六五之陰三陰附之九四鼫鼠艮體穴離

☷☲離下坤上明夷　震　坎

右明夷上下體震坎互體明夷傷也附麗越險以求出地其傷宜矣離為雉初附於震則飛矣左股以震足越險以坤震坎皆拯馬故為壯九三越險得陽震長子故大首挾南離故南狩上六上卦之上如登

天回附於四故反入地

☲☴離下巽上家人　離　坎

右家人上下體離坎互體巽長女離中女附麗柔媚宜家以女貞故以險為一家之閑初之應四離之又離以四陽主二陰甚嚴且節二婦一男婦子也

☱☲兌下離上睽　坎　離

右睽上下體坎離互體悅以附麗而以坎乘其交二女四男其睽乃其合也初應於四坎體為馬乘而喪

之於惡人勿逐自復六三應九牛扼於輿坎為輿六五坤牛也上九應四遇坎坎豕兊澤泥塗之水坎北方鬼方車載鬼也弧矢取睽先張後脫坎為雨故遇雨反吉

䷦ 艮下坎上 蹇 離 坎

右蹇上下體離坎互體西南離方東北艮坎二方以艮自止於難則西南可無慮也往者重險在前来者止而有礜有喜有待六二王臣蒙難以冒重險自出

於文明之方大人者來蹇以應離體

☳☵ 坎下震上 解 坎 離

右解上下體坎離互體東北之勢離明而震動難之散也坎穴三陰為土田為狐故九二獲之以狐羣自散也重坎為輿陰乘陽為負乘高墉上六應四離體為雉出險而擊為隼故射獲之

☶☱ 兌下艮上 損 坤 震

右損上下體坤震互體震以動入坤靜而艮止之

損剛益柔一人則艮上九應六三為友三人則三陽

兊說震動坤順以求益損一陽之友

䷩震下巽上益　艮　坤

右益上下體艮坤互體陽極反陰必至之理初九決可不用壯則趾之不立也九二應五勇於必進乾乾之惕莫夜之行有戎者兊陰在前三則色厲内荏雨也羊也言也以兊陰而決陰莽之在田者為莧陸

䷫巽下乾上姤　重乾

右姤上下體重乾互體以柔附剛牝豕敵豭羸而用躁乾金巽木聲於金柅以陽抑陰也魚陰類也九二以剛乘柔曰有魚四雖下比於初困於重剛失中故无魚以五陽受一陰包含如天

☷☱ 坤下兌上 萃 巽 艮

右萃上下體巽艮互體萃以聚集初應於四以止以說止則號說則笑巽坤柔順三陰三陽亂次求聚為艮所限孚不克終勿恤可也萃得萬物大壯之餘二

以中應五薄祭亦可

☷☴ 巽下坤上 升　震　兌

右升上下體震兌互體巽震合誠皆通神明用禴可也虛邑陰幽無人之境以巽順而說得民震以主祭岐山之享文王以此歟

☱☵ 坎下兌上 困　巽　離

右困上下體巽離互體冒險懦柔困而附麗巽兌遭廻求脫坎谷初應於四之巽木也故株木九二應五

之兌為口故飲食六三據剛應柔二女在前夫妻反目三陰三陽相反不順

☵☴ 巽下坎上 井 離 兌

右井上下體離兌互體水坎出也蒙養源於下井則泉於上木可汲矣初之應四水附離兌燥濕相違則泥禽且不飲九二應於五坎陷為谷鮒離網中物六四兌澤受水之谷宜修之

☱☲ 離下兌上 革 乾 巽

右革上下體乾巽互體初與四二剛相應柔體中堅革之難也三就乾剛也虎豹之鞹以離之文炳蔚不同也六二巽風從虎之象

☲☴ 巽下離上 鼎 兌 乾

右鼎上下體兌乾互體乾為金鑄鼎也初為鼎足中窒則否巽兌長少二女附乾子妾兌為妾也九四近君而下比於折足渥形六五居中黄耳離象蓋離為雉

☳☵ 震下震上 震 坎 艮

右震上下體坎艮互體震長子主祭以恐懼致福初應四艮山也為九陵七日六爻周而復也四遂泥坎為水水在山為泥或曰坎豕溼泥

☶☵ 艮下艮上 艮 震 坎

右艮上下體震坎互體初應四之震為足止弱不隨震躁艮靜坎心病也故二不快震厲薫心三出險自反敦之又敦靜重如山

䷴艮下巽上漸　離　坎

右漸上下體離坎互體鴻離鳥之附坎水者巽風而干木冒險自麗危之也九三應巽上六艮夫巽婦附麗為大腹夫征子不育婦失其道巽木之桷高而免咎陵艮山也婦雖不孕止靜得吉離者羽之文章

䷵兌下震上歸妹　坎　離

右歸妹上下體坎離互體震長兌少為歸妹離其一娣也震為足冒險而上故跛六三上應上六幾成

坤母為須嬃也離為目故眇震長子得位為帝乙坎為月得中故幾望上六下應六三為兌之羊坎附離水赤血也

䷶離下震上豐　兌　巽

右豐上下體兌巽互體初九上應九四以陽應陽二體皆陰卦實離巽兌三女不無其配豐日中之照旬則十日過旬非中則災中之巳昃也震蒲葦巽木蔀屋蔽日兌為毀折右肱巽股之上

☲☶ 艮下離上旅　兌　巽

右旅上下體兌巽互體艮止離麗兌巽欲自媚說物順人而不得行旅寓之甚六二應五過信為次兌為妾故得童僕三則離火焚次童僕無留行雉者離也牛者三陰之坤也

☴☴ 巽下巽上巽　離　兌

右巽上下體離兌互體巽為進退為不果初附麗求說勇於甚武其躁於兵故重以巽命申申為戒巽

為木器下致恭兌為巫故用史巫兌為金故先庚後庚凡六如爻之數資斧離為戈兵

☱☲ 兌下巽上 兌　巽　離

右兌上下體巽離互體初曰和二曰孚三曰來九四獨曰商者以言議之寧小介焉非病也其說物之多通不如介也澤及朋友離文明之益也兌講習語言之益也

☵☴ 坎下巽上 渙　艮　震

右渙上下體艮震互體震內動而艮外止之以靜止躁震巽皆為躁卦也初六用拯馬以震坎皆為馬也机者巽之木二應五机以靜止躁也艮為山冒險挺質不顧羣以渙君之難大號巽命血者坎為血為水

☵☱ 兌下坎上 節 艮 震

右節上下體艮震互體初說以應四之止艮以險止之兌以言議震以足動艮木之多節坎木之多心兌通艮塞艮為門闕閽寺初不出户庭是也九二既已

知節安於所止不求脫險以苦失中也安者不求甚說下比於初以承上甘者口悅之味苦則衆口不悅矣

☰☱兌下巽上中孚　艮　震

右中孚上下體艮震互體初九之虞先見之信上應於四之艮以靜止動為機先之卜鳴鶴二五以陽聲同唱艮山兌澤九臯之禽信之中也六三應上九為非敵二陰二陽以巽進退不果也六四以震為馬巽

應上六巽雞登山以兌而鳴登天之音失中也

☳☶ 艮下震上 小過　兌　巽

右小過上下體兌巽互體小過中孚之變可以復不可以小過宜下不宜上逆順之勢巽為雞猶中孚之遺音初六之飛鳥也六二過艮遇巽兌為妣過君遇臣西伯事紂君臣之道嚴矣九三防之以艮執法可順不可逆戕之漸可防矣

☵☲ 離下坎上 既濟　離　坎

右既濟上下體坎離互體三陽三陰之變上下體坎

離其互體離坎亂以求濟其濟猶亂初之曳輪以脫

險水濡其尾可戒六二離婦喪茀以坎盜也高宗伐

鬼方離為甲胄戈兵於北方之坎也九五下比於二三

陰為牛西隣文王也

☲☵離上坎下未濟　坎　離

右未濟上下體坎離互體未濟既濟之變而互體

亦坎離者數窮而亂所當辨也小狐坎隱伏之物出

險而疑水濡其尾水曳坎輪震伐坎鬼濡尾濡首陰陽之極既濟猶未濟者乾坤用九用六之數君子知其數之不可涯者既猶未乎

象統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者猶曰一二三四者此易之始肇於畫矣欲求易者自其畫欲求畫者自其滋滋者猶曰蓄滋以一成二成三者是矣而蓄其象各以其類為象天下凡物莫不皆有象類

物而通其象之次序可迎刃解矣物之生者自然之天其象其滋其數因是而畫之為三衍而六之八之則人也人者人為之以其使之然以合乎天之然天人相符毫釐錙銖之不爽而易成矣此象之次序不可忽也盖嘗以物之繫於易者原之以類而推其象其變化者乃其象之通而以易為神此兎蹄魚筌如王弼之論得意忘言得言忘象端有次序可驟而語乎乾坤者天地之二象剛柔奇偶其象通於八卦自八卦通於六

十四此象可以類起矣以乾為龍坤為龍震亦為龍必欲求龍所在則曰天曰田曰潛曰野象雖可類而有不盡者似未可遽悉也至曰乾為馬坤為牝馬震巽坎皆為馬坤為牛而他卦言牛巽為雞離為雉而他卦之言鳥者可以類求之無適情矣譬夫味之適口者必名其物然後知味之酸鹹衣之蔽身者必名其物然後知衣之長短數之未知象之未明而欲明之不已借乎繫詞曰神無方易無體又曰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故因

其互體者為無體之體仲劉牧之說而與王弼辯且天地生成五行五十五之數與大衍五十之數相通此蓍龜之用易之祖也易不有四象乎言動制器卜筮皆象之變化體有不同則可以互體推也弼乃以五行汗漫取四象者合而一之末盡而忘易之所祖是欺人父祖愚而忘之以聖賢其子孫是又其借者故因繫辭說卦立象以互體例類而求易因孔子以知文王因文王以知伏羲所謂象者儻不至牽合遷就十可得七八其他天

人之奧性命之理如弼之作明象得意忘象者以俟後

世用易之君子作象統

明閏

正月

小過　蒙　益　漸

二月

泰三　需　隨　晉　解

三月

大壯 豫 訟 蠱 革

四月

夬五 旅 師 比 小畜

五月

乾六 大有 內外 家人 井 咸

六月

姤一 鼎 豐 渙 履

閏月

遯二恒内外節 同人

七月

損 否三巽内外萃 大畜

八月

賁 觀四歸妹 无妄 明夷

九月

困 剝五艮 既濟 噬嗑

十月

大過 坤六 未濟內 蹇外 頤

十一月

中孚 復一 屯內 謙外 睽

十二月

升 臨二 小過 蒙 益

傳曰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此置閏之法也一歲三百六十有六日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為之主以伏羲之三畫者分十二

月二十四氣朔望日月弦晦之候天然之正舉圜吾易卦爻之數為一定法以歲始為端歲中為中歲終為終乎或以始子午終巳亥合六陰六陽為歲乎三代異正其所履之端所舉之中所歸之餘亦異則置閏之歷三代異用眇乎不見其端茫乎不知其終其中猶是也我知之矣大抵以中氣為毋以均其始中終三際一唯其歷而已余將竊取顓帝之乾象歷以建寅為

歷端以合乎夏正則千歲之統幾在兹乎且以夏時為正以孟春為歷端則置陰陽子午不問不知何以為氣之母而會其中或曰無中氣者為餘歷之大小餘則置閏之數也所謂乾象歷者堯舜禹相承施行至湯止以立春為節而以冬至為元首周人遂以十一月為正以正六陰六陽之氣吾夫子論四代禮樂欲行夏時於春秋盖有所歎矣謂其欲修商歷非也乃乾象歷耳按魯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

亥朔日有食之傳以為辰在申司歷過為再失閏以星度知之則魯歷之失自周歷之失也劉歆乃以漢歷正之以明傳誤班固則以春秋魯歷不正故置歷之失班固劉歆皆漢儒豈能以漢歷折衷於千餘歲之後於是七歷真偽之論更起矣魏黄初專取法乾象酌斗分麤細之中以合春秋日蝕以正朔晦朔既朔為定而杜預乃以七歷皆非王者之術何也七歷多歸咎斗分二十六日幾一月之度湯歷乃以四

分一為度之一且天度經星可以意增減之乎此杜預之所以疑也經星二十八宿以緯之五星變度如春秋所謂辰在申者以水星之在申也按晉武帝因魏之景初歷更以泰始名歷如泰始之三年閏六月二十五日丁亥水星晨見乾象則閏月九日辛未見先十六日黄初則以閏月八日先十七日如春秋之辰在申者相先後三日其差氣三候有奇不知順數春秋置閏至是凡幾失乎如是則杜預之疑審

矣夏正之四月周人之六月正陽建巳之月雖無中氣而大小餘之積似未可閏而閏之可乎惟我宋以六月置閏凡三淳熙歲著雍閹茂月則且置閏與晉泰始合歲月而用易之姤以兆六陰之氣則亦六月而不在五月來則幸其速去則幸其遲至于任法咎天之日月如劉歆春秋五行之説多矣因以易一氣之邂合之以俟後世明歴之君子

欽定四庫全書

方舟集卷二十

宋 李石 撰

左氏卦例

春秋易以立例為通宜矣葢韓宣子所見二經者魯人所用周人之禮不刋之典也左氏所載於易雖周人卜筮之用無幾其所資於學者非特杜預王弼之説也然杜預所得汲冢科斗云師春作春秋所載易卦一卷今不傳石為補之

作左氏卦例

☷☴ 坤下巽上 觀 ☷☰ 坤下乾上 否

陳敬仲方少周史所筮之卦也至桓子五世而始大八歲而成子得政弑君其始也利用賔于王其終也山嶽配天則亦太逼矣卜筮可知目睫之近不能保八世之徃乎不然南蒯卜亂臧會卜亂同矣

右觀六四爻變而之否曰坤土曰巽風曰乾天風為天於土上則曰山自否之六二至九四為艮之

互體則艮為山也故曰山嶽配天坤為巽國艮為太嶽為姜齊艮為門庭乾為金玉坤為布帛故有庭實玉帛諸侯朝王之象觀則其後之子孫期在八世之遠此說卦雜占八者之例他皆倣此

☳☵ 震下坎上 屯 ☷☵ 坤下坎上 比

畢萬以晉滅魏以地賞萬為大夫晉大夫辛廖所筮之卦也萬之先為畢公高晉獻公滅魏至六國魏猶列諸侯為大國此公侯子孫必復其先畢公高之始也其後

六卿分而為魏則終春秋之世矣其年世遠矣哉

右屯初九變而之比曰震以坤以坤故為土震為車坤為馬震變為坤故車從馬足居之以震故兄長之以震故母覆之以坤故衆歸之以坤故是為六體不易以下體之下也若曰比合屯固坤安震殺則以意取象無象之象說卦雖有例未必能盡卦變之意他皆倣此

䷍ 乾下離上 大有 ䷀ 乾下乾上 乾

魯桓公將生成季卜楚丘之父既卜又筮此卦也魯之重輕由季氏之存亡其曰季氏亡則魯不昌又執政為周社亳社之輔皆如卜之言而筮特言同復于父敬如君所而已其合卜筮蓍龜為一用乎將有詳畧乎自桓公下順數終春秋之世三家子孫既微而魯弱如卜楚丘之父蓍龜之告

右大有六五離變為乾乾為君為父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以臣為君之象以離麗為同者亦以意

取義

☶☴ 巽下艮上 蠱

秦穆公伐晉秦掌龜卜徒父所筮之卦也秦人不通三易而以龜為筮龜卜為官而以蓍筮乎晉閉秦糴負秦曲多矣韓原之戰晉侯之馬還濘取敗執晉侯以歸故卜徒父先以千乘雄狐為告

右蠱巽艮二體不變而貞悔内外之象已具杜預乃以秦人不通三易之占而以龜卜為筮乎不然

卦亦易之一也巽春夏之交艮冬春之交秋落山木之實而取材以為克晉之期山木逢秋而落杜預乃以周九月夏七月為言按春秋書秦韓之戰在十一月亦歲晚之秋非九月七月之秋明矣又曰獲其雄狐以狐蠱為君蠱蟲也又皿也病也若以說卦象取之則未有以狐為君象解未濟二卦之爻雖言狐解言三狐未濟繇言小狐初六言濡尾解以坎離互體取象未濟亦坎離互體取象蠱

之艮巽不變其互體者九二至六四為兊九三至六五為震不為狐象將以巽之為進退不果為臭如狐與艮為狗鼠之屬乎其必有知者以龜卜為筮與卦之不變者他皆倣此

䷵兊下震上歸妹䷥兊下離上睽

晉獻公嫁伯姬於秦史蘇所占之卦也晉侯敗于韓秦執之以歸于秦晉侯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易天數也一定於天數不可逃雖人謀無及如晉侯

之悔吝于先君之取秦女疑有可免之理是以人勝天也可乎卜筮者天假之以權禍福使人知所避就愈於恬不知畏而欲以人勝天也穆姬晉女之適秦者晉侯得歸國賴穆姬之力太子罃洪與女簡璧晉甥履薪登臺免服衰絰以示必死

右歸妹之睽歸妹上六外卦陰變為陽故為睽繇謂刲羊無血士無其功承筐無貺女失其職以震為離以妹得睽有責無償無助者秦晉姊妹甥舅

相失之象以震為離故以雷為火雷車也震雷說其輻離火焚其旗睽為弧矢必戰之象姪其從姑惠公敗從穆公於秦之象高梁之死明年謂惠公死之明年謂重耳歸晉殺懷公子圉而入也史蘇之占歷獻公惠公文公凡三世協若符劵杜預曰臨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互相符會構虛不經非易之所當用他皆倣此以為占筮淺近於易者之戒

䷶ 離下震上 豐 ䷝ 離下離上 離

鄭伯廖告人以公子曼滿求為卿伯廖告以豐之離之卦也晉楚方爭鄭公子曼滿不能内固其國乃幸亂而貪無德而祿伯廖以意測卦而告以其祥伯廖鄭大夫之知易者智如蓍龜雖不筮而神矣曼滿卒如其言

右豐之離上六變而為離以陽庇陰屋之大也以陰受庇戶之蔀也說卦震離無屋戶象互體巽兌亦無屋戶象剥之卦曰小人剥廬以陽庇陰也剥

以艮為門闕故取陽以為陰之庇或曰離以附麗為安故為屋豐以明盛在上位而謀隱幽蔀閉塞不通如大屋翔天而暗户無人豐爻言三歲不覿凶而伯廖之言一歲而曼滿死者以豐數之極日昃之離一年之象不待三歲以二卦九六對變也

坎下坤上 師 兌下坤上 臨

知莊子告人以邲之戰先縠中軍以三師敗績之卦也晉楚爭鄭為日已久晉不能勝夷狄之楚以庇鄭同姓

之親旬有七日之圍守陴之哭楚退師而復圍之肉袒牽羊以九縣自比楚又退三十里而與之平楚之於鄭其亦優游不迫鄭亦窮蹙矣為晉者可以少愧而又有救鄭之師師出荀林父士㑹欲中道班師不為失策先縠請以中軍佐濟知莊子策其必敗者以其負曲於楚抱愧於鄭雖不待卜筮而吉凶判於未戰然則知莊子者春秋深於易之君子也其先見與鄭伯廖同

右師之臨師之初六變而之臨以二陽而薄四陰

坎險坤衆遇險失衆臨有甚此者乎否臧者不順而無律律師律也律法也或曰以聽軍聲詔吉凶也坎為川流兊為澤壅三師之令不行律竭法亡之象其互體為震為重坤以師臨對變師九二曰未順命臨九二無功則凶中吉則免於咎臨九二則八月有凶期在於此此知莊子又知先縠雖幸免於楚有大咎於晉者以此夫

☳☶
艮下艮上 艮

☱☳
震下兊上 隨

穆姜將薨所筮之卦不言其所筮之史也穆姜成公之母淫於僑如介晉國以禍其子又禍季孟幾無魯矣賴范文子郤犨以免東宮之囚垂死之筮乃始悔悟是歲襄公之九年也襄公穆姜之適子繼成即位始四歲季孟在朝主少國疑以筮自亡疑史乃請姜速出亡而姜亦知其死之審矣僑如佞人也其奔齊又淫齊君之母所止之國以佞濟淫何獨穆姜之辱

右艮之隨上下卦六爻皆變所存者互體艮巽皆

不以象為占而獨以變卦繇詞為隨之四德而以乾文王之言釋之也其曰元亨利貞者姜之自知以答史之筮也不可謂元者以人在下位而有不仁禍其子成公虎狼之不若也不可謂亨者俾僑如外結晉援以執成公止季孫魯不靖者久之誰適召之也不可謂利者通於僑如東宫之居幾於囚辱失母子之愛非所以芘其身不可謂貞者國君之母棄位而姣以淫蕩聞於國人婁豬艾豭之

比也四德皆失何以為隨以卦自揣其死宜矣史

謂艮之八者杜預有二疑雜用三易以七八為占

一疑也史以古易不利再以周易折之二疑也余

亦有二疑焉七八者或在三多之數蓋三揲之所

當計二四而為八也一疑也八如臨八月之八隨

互體即艮體隨之六二二疑也必有能辨之者

䷮ 坎下兌上 困 ䷛ 巽下兌上 大過

崔武子所筮筮史阿告以吉之卦也齊棠公死武子弔

之窺棠公妻美而欲介其弟東郭偃以取之弔人之喪幸人之禍挾急以攘死鬼之妻豈惟偃以齊姜同姓拒之雖死鬼亦怒矣瀆筮以求吉筮之所不告也武子欺死而得姜莊公欺生而淫姜姜以色召禍傾人家國崔子逆弑蒙千古不令之名豈獨攘鬼妻之惡哉筮史之阿告以吉者齊禍出於天數為不可逃

右困之大過困六三變為巽以坎中男娶巽長女固已非匹陳文子所謂風隕妻風奔也隕隧也奔

墜之妻冒險取之且困之繇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者謂莊公入崔武子之室崔子稱疾不見之象且以卦變言之大過九二至九五為乾互體二女一夫巽長兑少本末皆弱二女者武子莊公皆嘗有是二女也一夫一婦一婦再適亦二女也武子莊公兩淫之象嗚呼武子莊公於姜皆為同姓禽獸夷狄不若哉妾不知姓則卜之况妻乎

䷗震下坤上復 ䷚震下艮上頤

鄭子太叔還自楚告子展測楚康王將死之卦也晉楚以鄭故不和楚矜然於晉豈復知鄭鄭小國惟大是聽命而乃以宋之盟載之言是賴夫子太叔既知之而猶以易測之以明楚康王之不賴盟而以大屈小死不免矣楚子竟死於魯襄公之二十八年雖然子太叔不因筮史得之亦知易之君子

右復之頤復上六外卦變而為頤楚迷不知復鄭既從晉楚迷而失道以求復如其願楚王必死之

象也復之初也顔子得之曰不逺復無祗悔是矣其既極矣以隂反陽而猶迷而不返楚康王得之曰迷復凶反君道是矣子太叔曰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吾乃休吾民者以復之上六曰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而測之也是年禆竈占星亦知楚子之死與易同占者杜預曰歳星所在有福歳星當在星紀而寄於元枵失次在北對冲在南烏謂南方朱烏周楚分野楚康王死之歳周靈

王亦死此卜筮相為用他皆倣此

☶☴ 巽下艮上 蠱

秦醫和視晉侯疾以此卦荅趙孟之問也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是謂近女室疾如蠱六氣陰陽風雨晦明蠱為晦六疾之一和謂惑疾惑則沉溺女色而蠱實生之猶器皿之蠹而生蟲為蠱猶穀之朽而飛蟲亦為蠱既曰女淫為蠱非鬼非食是不可為也和之言曰女陽物而晦時晦謂昬也陽物謂巽離兌

三女皆二陽一陰陽中之陰内熱之疾所自淫則内熱而蠱生矣杜預釋之曰婦人從陽非也和又曰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謂趙孟為良臣以大夫僣諸侯力可以諌晉侯之淫於女而莫之救故和及之其曰良臣者反言之也宜趙孟以蠱為問而以良醫答和也晉平公彪即位於魯襄十六年卒於魯昭之十年噫亦沉疾矣内有同姓之四姬醫所不治欲使之受諌乎

右蠱一卦醫和言之非筮所及巽長女艮少男老

婦士夫惑非其匹老陰少陽其類為偏象則蠱矣

然四姬一男豈特老陰而已耶醫和之神幾以苦

口為藥惜乎晉君臣不悟也是歲昭公之二年風

落山木與秦卜徒父同占

離下坤上明夷 艮下坤上謙

叔孫莊叔生穆子自筮得之卜楚丘告之以其卦之詞

也初穆子辟僑如之難奔齊私客婦而生子曰牛又取

齊之國氏生孟丙仲壬穆子夢天壓己弗勝夢既告之

矣此先筮而得之也費與筮皆天之定告之以未然而皆不寤魯之禍媒於穆姜而成於牛僑如出奔穆子得歸國氏之二甥以母改適遲遲其歸逮其歸也牛又間其父子殺孟而逐仲穆子二子一殺一逐叔孫思仲子不得見不食三日死仲雖歸牛又以邑賂南遺使不得入卒之昭子得立不以南遺為德而以牛為禍牛出奔而孟仲之子殺之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如楚丘之告

右明夷之謙明夷之初九内卦變而為謙明夷者

明之傷也謙者減也兩卦貞悔通筮矣明夷之象為日日入地中則明傷於地陽傷於陰君父傷於臣子其象之意也天以十日十時為度在人則十等杜預謂王公卿士皁輿隷臺僚圉牧也一曰王二曰公三曰卿中天為王食時為公旦日為卿以離為日夷則日傷矣以豹為卿在三之位則知穆子當為莊叔祀也其傷則謙謙則傷減以離日為鳥方故曰明夷于飛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則餒矣

離初九之陽變艮初六之陰以火焚山也明夷之初曰主人有言牛以讒逐孟仲叔孫不食也牛之名深目豭喙兆於夢又見於筮坤離皆牛象自莊叔穆子至牛三世以淫貫禍吁可畏哉箕子文王得明夷蒙難為聖賢叔孫得之殺身敗族

䷂ 震下坎上 屯 ䷇ 坤下坎上 比

衛襄公嬖人婤姶生子元孔成子筮之得屯又筮之遇屯之比之卦也孟縶與元皆嬖人子縶長而元次縶跛

而元幼皆屯也屯皆難也孔成子初以立長未決史朝

贊以立元是為靈公初元之將生也巳得於孔成子之

夢康叔名之曰元使孔圉與史苟相之史朝所夢皆協

以再筮襲二夢廢長立次廢病立幼似非偶然者

右屯之比屯初九内卦變而為比也且史朝之言

曰繇云利建侯者嗣即非建建即非嗣使縶當嗣

即不待建所建者猶二屯之難元以次當建遲疑

不决故以筮决之筮不當再猶之不决之故也比

之繇詞曰原筮元永貞原筮者以再筮決意於元之意雖然靈公之立失德為多以國多君子賴之以立比輔之象也然筮以襲夢與再筮之決此其例也

☷☷ 坤下坤上 坤 ☷☵ 坤下坎上 比

南蒯謀以費叛枚筮以示子服惠伯之卦子服告之以其事也蒯遺之子也遺逐叔孫之子仲以立昭子蒯亦立季平子幾於再世禍魯也昭子為魯卿以功加三命

為季氏娼忌昭子欲與季氏訟本出南蒯間諜南蒯懼以費叛費者季氏之邑以蒯宰其地也以地叛主神所不許筮所不告子服惠伯猶告之者幸其悛止而有畏於筮也其曰吾嘗學此者以明學易有素必欲塞其不逞之謀而教之以忠信之事也春秋不書南蒯之叛杜預曰不以告廟非也費為季氏分地不主於魯久矣昭公十三年書叔弓帥師圍費者不罪費叛而罪帥師以明季氏叛魯而家臣南蒯叛季氏無怪也越明年費人

逐南蒯於齊司徒老祁慮癸以地歸魯亦不書者地從主人春秋私相予奪去來非法也至公山弗擾則費再畔故孔子隳三都

右坤之比坤六五外卦變而之比也坤以六順為義六五變而為坎順變為逆筮則知之曰不可占險坎之水為險其互體為艮之山山水之險非一險也坤以順為吉而比亦以相輔為吉蒯乃枚筮誤指其吉而逆圖之乎黄裳元吉者黄者中色地

有主也裳者下飾上有衣也元者善長長有君也皆非逆圖也供養三德為善供養黄裳元之三德杜預釋以洪範三德曰剛柔正直非也曰參成可筮者子服惠伯欲南蒯參其三說之備而用之惜乎蒯不悟卒為齊之叛夫也

☰☰ 乾下乾上 乾

蔡墨以答韓宣子龍見于絳之問非占筮所及而援卦以告之也龍者人君之象乾九五乃其位乃今見于晉

郊猶之東遷以來狩於河陽與夫南征水濵此春秋之所當書不書者晉不以告也蔡墨以易之乾以釋乾坤之言龍又及其爻之變以豢龍御龍二氏明虞夏之德劉范之世服厥官以譏世衰道喪何足以致龍

右乾六爻言龍者四爻而以一陽為龍之變者四卦併坤為六何也以明五行所實而明五官之職備見於乾所變之龍也初九曰潛龍勿用其變為

姤䷫巽下乾上姤天風之爻木澤之氣也九二曰見龍

在田其變同人䷌離下乾上同人火之氣也九五曰飛龍在天其變大有䷍乾下離上大有金火之氣也上九亢龍有悔其變為夬䷪乾下兌上夬亦金水之氣也坤之上六曰龍戰于野者坤上六之變其變為剝䷖坤下艮上剝土之氣也五行以御四時而重該修熙分職四時而無曠官此眞龍之出人得以豢御而馴擾之豈特陽氣而已哉杜預釋之乃曰乾龍以象陽氣蔡墨以謂眞龍似未審也說卦八卦皆有象

馬牛龍豕雉雞狗羊皆象也何獨於龍而疑之蔡墨曰重該修熙少皞四叔職金木及水修熙相代為水官顓帝之子犂為祝融共工氏之子為后土火土之職舉而社稷五祀無曠此致龍之德也

乾下震上 大壯

史墨以此答趙簡子之卦也昭公出奔死於乾侯季氏實逐之三家之於魯猶六卿之於晉其亦太逼矣趙孟乃以季氏出其君而民服諸侯予之巳似失言史墨知

其指意曰王有公諸侯有卿各有二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誰能恤之又曰三后之姓於今為庶至援卦以寓其神曰天之道者定數之不可逃

右大壯不以筮得之而以意測之以震主祭如副君乾王位也反屈其下故曰雷車乘乾震為諸侯乾為天子無周之象魯昭公何足道哉墨又以季文子之卜為襲至曰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

䷊ 乾下坤上 泰 ䷄ 乾下坎上 需

宋伐鄭晉趙鞅卜救鄭伐宋陽虎所筮之卦也鄭武子之嬖許瑕求邑無以予之請自圍宋雍丘因是取鄭師于雍丘又報雍丘之役故伐鄭則師之曲直可見救鄭之吉凶不難辨矣何卜筮之紛紜乎趙鞅欲動諸侯之師以占諸史趙史墨史龜三史者各答以不可伐宋而可以伐齊齊火也宋子姓水位也晉盈姓亦水名也伐齊則以水勝火請專伐齊然曾新與齊平又有吳人江

淮之憂故陽虎筮之者蓋徒倚觀釁於吳楚齊晉之間志不在宋幸筮意之出此此疑而筮之也

右泰之需泰六五之坤變而為需九五之坎也需者疑而不進也坎者險在前也持疑冒險用兵非所以為魯之利需則有不安於泰者此陽虎之意似未可以襲晉三史之占魯自敗齊人之交日負齊曲為吳歲受兵於齊者由此也且帝乙歸妹者微子啓為帝乙之元子以互體之兌為少女以乾

娶兊元子娶妹之象方得吉配天福祉於元子者未可以兵伐之也趙鞅竟用三史之卜伐齊取犂轅二城毀高唐及賴而還吳楚方爭衡鞅有所不能敵也

右左氏卦例凡十七例各援其所本以明吉凶禍福所自有筮而得之者有不筮而得之者筮而得之出於筮史不筮而得出於用易君子引經據義而以義測之也春秋易聖人之經左氏

親授於聖人其間見隨家國所占所用不同其為例則一此王弼杜預得以例言也傳曰卜筮不相襲以明龜策異用而亦有相襲者世亂道喪寡誠敬薄信義吉凶禍福往往相反淫巫瞽史因以汗漫為說雖例亦復無用易者君子所深懼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舟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貢生臣劉錫珪

謄錄監生臣韋儁

方舟集卷二十一

宋 李石 撰

左氏詩如例上

詩之有例杜預之說也吾夫子刪之子夏序之又與子貢親聞其言於夫子例之說如預者舊矣預之立例曰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春秋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他皆倣此此如例也嗚呼此說舊矣凡所援據緣

情為類左氏所載一件一事裒拾之得一百六

十八篇作詩如例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雅

鄭莊公以弟太叔誓其母姜氏然孝心不忘不然

一潁之頃亦自難以激其終身之誓太叔不絶於

其兄如春秋則潁谷封人誠有力於莊公為不盡

之孝也

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

謹始之傳母子用誓君臣用質人道悖甚矣其曰交質子不及二伯是也且周君也鄭臣也此君臣用質也人道不順而以忠信責之可乎四詩出君子之意忠信之責也蘩蘋薄物之可羞葦者牛羊之不踐洞酌之潦可供祭祀也

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

頌者詩之盛德況商頌之難得者乎穆公以姑息小仁以禍其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杜預以兄

終弟及飾其說君子亦以頌美宣公非所蒙也公子馮不帥父義何所逃罪然以商湯武丁美宣公君子之言亦過矣

碩人 衛風

國之儲貳天所建也天下之望在是矣莊公娶齊女賢淑無子以桓公為子早定其位以明天所建而係人望可也不然嫡庶之分繼及無序國本亂矣州吁之弒君是也莊姜以桓公為子莊公又寵

州吁母賤而嬖子寵而好兵賢母不能制嬖妾賢
兄不能制寵弟碩人之賦衛人逆知其然知桓公
之必不免託碩人以憫莊姜爲賢不見答故無子
於州吁書爲弑君又以殺臣下爲詞此春秋微意
杜預乃以州吁未列於會故不稱君妄矣

自求多福大雅

詩叙狂狡之刺鄭忽皆不足以當之何也狂者進
取不已之謂也狡者如狡兎三窟之謂也鄭忽以

救齊敗戎成功乃矜伐自居戎齊之釁又以班後鄭爲有郎之師固辭齊婚是禦福也乃援文王大雅之賦曽狂狡之不若也卒之三公子爭立受權臣之欺失大國之助君子以爲善自爲謀則可謀國則不可也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小雅

鄭莊公後忽突爭立鄭以宋女之故突入忽出宋執祭仲爲竒貨連年於此矣十一年惡曹之盟宋

與盟而不書杜預以為缺文意者忽猶在位也忽出宊入然後宋人得以横役鄭人故為折之盟至穀丘之盟凡再盟矣其為會者四曰夫鍾曰闞曰虛曰龜至伐宋而戰宋則宋絶而鄭得以小寥君子以小雅屢盟譏之

本支百世大雅

本根也支葉也文王子孫百世相傳以長久享國者本根盛支葉從而茂也衛惠公播越七年於此

矣魯莊公會齊宋陳蔡之兵伐衛而納之非天子意六年書王人子突救衛則惠公朔失國以國逆為文當納與不當納情可見矣朔既得入放新君黔牟放大夫甯跪殺公子洩公子職然後即位君子譏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者以本之不强而支之不足自芘非文王所以傳世之意然惠公之惡亦不悛矣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逸詩

帝舜明德百世之祀也其後之人賢不肖何足以
廢絶其後之祀哉陳殺其太子春秋以國討為文
曰陳人者不與其殺也公子完奔齊齊侯使之為
卿此則八世之後敬仲開國於齊之符也至桓子
而陳始大至成子而陳得政皆天也方子完之奔
齊也有賢霸主為之依歸子完亦能雍容遜順降
其色詞於俎豆之間其賦詩可觀矣弓招之禮士
之聘禮其不欲往者天意於明德子孫尚有待乎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小雅

文王以辛受之命遣兵以守中國以西北夷狄為慮其職猶諸侯霸主之職也東遷以來夷狄之患日熾齊桓公圖霸之始管仲相之肯置西北之慮於度外者乎小雅之賦文王為西伯時勞來諸侯西有昆夷北有玁狁所謂簡書之畏不敢一日即安以辛受之命為畏也邪者武王之子孫為狄所伐霸主之所當憂管仲一言之贊齊桓得以九合

諸侯實發軔於此矣閔公元年正月書齊人救邢僖公元年書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前人後師人者微而不及事師則將尊師衆所以大邢於中國以夸耀霸主之威於諸侯也曰次者勉而進之於懐歸簡書之畏也至於遷邢城邢以明狄人之勢方盛齊人之於邢不可緩也

載馳衛風

婦人女子知有國家患難亦其義槩之激於中此

載馳之所為作也許穆公夫人衛女也父母之國為狄所滅曹邑之遷幾不祀其曰歸唁於禮有不得者父母既終無歸寧其兄之禮也許小不足以救衛抗狄徒憂之而作況諸侯為伯主而不一動心乎此則齊桓公攘戎楚丘之封文公他日再造之業歸夫人魚軒之張本彤管靜女之章亦出衛志有不及此

清人 鄭風

鄭受楚敵而輕於授鉞推轂之任其亦難乎爲兵矣春秋書鄭棄其師鄭自棄也非將之罪也故吾夫子於論語微發其端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不以罪高克也夫以高克之罪正典刑誅戮之可也孰有憎惡於其將而猶假以兵柄哉子夏序詩乃曰久而弗召自莊公二十八年楚入鄭以來今閔公之二年凡七年矣高克奔陳不書者非春秋與吾夫子之意

懐德維寧宗子維城大雅

申生死于女戎之譖方其蒲屈之築也申生已游䰟新城矣夷吾尚以寘薪為訴重耳以不校父命幾不免斬祛僅能奔翟然重耳覇業有異於夷吾者其用心大小有間矣士蔿之諫非獨為蒲屈之城亦知申生出伐羣公子皆不免維城之詩先見之明乎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大雅

獻公得罪國人雖其諸子親出肺腑如異類也荀息不量力欲保奚齊以一死抗三怨以一嬖敵輔晉之諸侯不狂則愚矣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奚齊之死里克殺之其平生許君宜矣已非社稷之計而又從里克逆謀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之死已非向者許君之志明矣其與溝瀆之經何異大雅白圭之玷非所以責荀息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大雅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秦伯之問公孫枝之對惠公求入之情僞盡矣唯重賂以求助則忌克之情見矣秦伯豫防惠公之反噬是以他日重耳霸業而望夷吾非所宜也不識不知者文王所以順天之法不忌克者可以爲法矣惠公忌克適足以資吕甥郤芮背秦之謀啟丕鄭賣國於秦以納重耳者天所以開霸圖於晉

似有冥數

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大雅

齊桓公以鮑叔一言忘其平生之讎舉管仲而用之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君臣相信不復有疑雖三代直道不過如是也乃曰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至有廢其所長而求其所短不知所以絶管晏者果何罪後世以是洗垢吹毛以瑕疵士人者不知吾夫子自管晏以下如子産子西皆有定論管仲以平戎之功辭高就下君子有大雅之賦如吾夫子之意世祀者以其平戎之功可以格神

也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小雅

韓之戰秦獲惠公以獲書如俘囚無異甚易之詞也晉以女女秦其資秦德非一也三施不報以負秦史蘇之占尚何尤乎史蘇能以象數占天之吉凶而不能變吉凶者以人事召之也僔沓面語而背相憎疾韓簡所以告惠公惠公不悟以死此豈非人為哉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雅

宋襄公不度德欲以仁義之師圖伯於春秋子魚又以文王降崇侯于因壘之間刑于寡妻及兄弟以太姒為教推此及家邦以無禮責曹而執鄫子殺之如犬豕然果仁義之師乎孔子商人宋商之後也其書曰執宋公以伐宋其亦隱忍為恕詞矣公爵執之而人楚告捷不許夷狄執中國之君也又書諸侯而不書楚猶曰諸侯自釋之此吾夫子

怨於鄉人之詞也

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召南

諸姬盡於楚人吞噬有日矣非特漢東諸姬憤之中國之人亦共憤之矣楚人日熾隨日削者有由矣楚自武王以來隨絞州蓼欲伐其師有不能得今又叛之如蒙露夜行不免濡衣汚辱之病此君子之重爲隨惜召南行路之賦有旨哉

協比其鄰婚姻孔云小雅

王子帶惠王之子也時襄王在位帶召揚拒泉皐伊雒之戎伐京師欲行簒襲賴秦晉伐戎以免子帶因是奔齊齊使仲孫湫欲復之諸侯戍周王室之不靖者至是十年矣富辰力諫襄王以子帶為言協比其鄰以齊為婚姻也兄弟即襄王及帶也王信富辰之言可矣然王子帶介恃夷狄與齊之援勢不兩立王子帶入則天王出居於鄭矣春秋意罪襄王顧匹夫小節以天下之大避其母弟天

子無外而以出為言譏之也王子帯居温富辰亦不免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小雅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周頌

邾者魯附庸小國也恃宋以抗魯故魯伐之且其執鄫子以畀宋宋殺之於社僖公伐之又伐而取其須句邾背忘之遂有升陘之戰内不可言戰言戰則敗此春秋内諱也臧文仲預以雅頌諷公不

悟大抵魯奔馳大國之郊無歲不兵無歲不役重外輕内其藐邾久矣抛鼜之辱何怪乎

河水逸詩六月小雅

重耳復國楚秦及狄之功也自楚之秦納之晉二詩之賦可以見其志矣昔子犯趙衰之力也古者享禮賓主賦詩見意其賦全章則以首章為重此杜預之說也然預以河水為逸詩而又以朝宗于海為義則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見於詩非逸也六

月則以佐宣王北伐爲義以贊重耳復國尊周也

此又賦全章之例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小雅

周鄭交惡自入春秋不君不臣胥失之矣周寡恩無御臣之方鄭念德失事君之畧今又以一滑之小而執二王人欲以狄伐鄭者以忿兵加鄭亦胥失之矣小雅常棣召穆公燕族人於東都閔管蔡

而念周公此富辰舉之以戒襄王也

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曹風　自詒伊戚小雅

甚矣子臧之為惡不悛也其兄子華以嬖寵殺身而子臧奔亡宋受其奔反以鷸冠自侈所以殺之者鄭伯鄭伯不自殺使盜誘而殺之何也自詒者自取也國人惡以寵嬖出奔長惡不悛兄死而弟繼之宋鄭不相平又恐其介恃宋人反禍其國不然一冠非法小人之服何足深誅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大雅

春秋賞罰之權詩者著春秋襃貶所自出其於聖之經則一也是以君子貴之晉文公圖霸之始必有大號令以尊天子令諸侯者此三罪民服雖舜受堯禪誅放四凶以収天下之心不過如是也然帝霸之業所以不同者去取之異也文公始入伐曹衛以地主失禮而以兵伐人不過假公義以復私怨而已旌僖負羈之忠可矣顛頡魏犫同罪異

罰可服人乎祁瞞風于澤亡左旃不登時戮之於軍既敗楚而又殺人可服人乎舟之僑奔亡之餘而俾為戎右濟河先歸輕用之而輕殺之可服人乎君子大雅之賦曰賞曰刑權春秋之法著之於詩者欲以廣霸主之德於天下文予而實不予也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國風

父子罪不相及堯舜之仁用此道也郤芮畏偪謀殺晉侯以至焚宮以求晉侯不獲豈自知重耳之

霸哉胥臣但知其子之賢而舉之文公信而用之以縣賞胥臣之舉雖而復命以父之舊邑此霸者盛德事也葑菲下體雖惡無以惡而棄其美此胥臣之說詩者小異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大雅

晉負秦曲秦亦念德不忘殽之役穆公違蹇叔而用孟明三年之間三敗之辱晉則曲矣秦亦未免

以責於晉為貪也故舉芮良夫刺厲王之詩以自
警卒得孟明之用雪殽師之恥者以信任孟明為
終始而不以兵家之成敗為作輟也若夫汪之役
以晉宋陳鄭四卿之貴書曰人者將尊師衆不能
舉一秦夷狄之勝中國之恥也而左氏反以人四
卿以尊秦不知人四國之卿亦以人秦也風之有
隧者君貪聞可乘故無形之風得以入之聽言者
悅耳諛詞也誦言者雅正逆耳之言也良而悖之

謂蹇叔也此詩乃人主聽言之法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小雅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大雅

萊駒以斬秦囚失職狼瞫代之遂以為右箕之役

先軫黜之以續簡伯代之狼瞫怒其友誘之為亂

不從以未獲死所也竟死于彭衙之師晉襄公得

以幸勝秦師君子不多晉襄公之用狼瞫不罪先

軫之失士而有取於狼瞫者以其不尤其君不信

其友不妄用其勇踐夙昔之言以求死所也君子

以狼瞫為君子舉二詩以證之至比之以文王之怒嗚呼匹夫之勇而有六師止亂之氣其亦勇於義乎

毋念爾祖聿修厥德 大雅

嗟夫秦穆公悔過以不用蹇叔之言孟明自以屢敗不死必復雪其國之深恥以荅穆公之知此念爾祖之說晉趙成子所以取之也毋念者念之深也念祖考之德以自修其德晉未可以輕敵也

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頌問我諸姑遂及伯姊邶風

臣繼君位為先後義猶父子也僖兄閔弟以兩臣言之則可以兩君言之則義有先後一君一臣不以兄弟也臧文仲之不仁夏父弗忌成之也其曰新鬼大故鬼小此巫祝之見其何以為廟社典禮之官乎仲尼春秋以大事書之何也明其躋僖抑閔失後先之義以時以月以日為謹不及為內諱也

又舉二詩以明其非義曰緜曰契曰不窋雖無君位猶當以祖禮推配矧僖公以郊禮祖稷魯有禮之可法乎諸姑伯姊亦以先後父子先後之義也杜預謂微子父帝乙鄭桓公父厲王二國不以為不肖肖之與不肖以子肖父乃倒置其意乎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國風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大雅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大雅

聖人立言足以為世重也秦穆公悔過吾夫子取

之令之秦誓是也不遠復無祇悔於顔子謂庶幾
近之以其不貳過也子路聞有過則喜不與此也
至於穆公悔違蹇叔之言則録之為誓幾與三王
之誓無異因以成霸功左氏取之蓋吾夫子好之
丘明亦好之三詩者皆君子之意也一人悔過一
人舉善一人効力雖天下受其利可也況一秦之
霸乎

菁菁者莪小雅 嘉樂大雅

及者上及下之詞又爲汲汲之詞其一直歷以及
爲文其一危岀以汲爲文卒之晉侯自悔二年之
無禮又踰年公如晉懼其無禮而改盟公其屢盟
之書前之及猶後之及無以異也晉侯賦菁莪取
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之義公賦嘉樂取顯顯令德
受祿于天之義然文公降拜賦答亦兢兢然矣文
公二年之冬如晉四年之春飲至告廟不已遲遲
其歸乎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周頌

女子在塗稱婦卿以國逆之以吾君故尊之也今不書卿而以逆婦為文是無袝姑之禮以其始為不令終之卜曰出姜可也畏天之威以配夫為天也君子謂之曰不允者以不信也不信則不保卒之文公死而歸比其兆也

維彼二國其政不獲維此四國爰究爰度大雅

齊桓公之伯力足以尊周而服夷狄也貫之會江

人黃人以蕞爾小國能自通于中國二國者楚之與國服江黃者斷楚右臂也桓公死楚滅黃以報宿憾江人所恃以立者以晉為伯者之可依勢亦岌岌矣楚伐江晉力欲庇江有不得者至秦穆公既敵晉覇西戎江人既同盟而楚滅之此覇者之深恥恥齊晉之不若也降服出次徹膳過禮君子援大雅之詩者美秦穆公不唯自反己之不能庇江思其政事以自警也

湛露　彤弓小雅

衛侯鄭楚之姻親也甯俞衛之忠臣也衛棄同姓之懿婚於夷狄之楚此重耳所以討而分其地頼甯俞以得復國者凡三衛侯被執京師俞納槖饘一也晉欲殺衛侯俞貨醫以薄其酖二也不肯祀相以全成王周公之命祀三也負三大節孔子以為有道則智無道則愚何也來聘於魯魯衛兄弟非無道之邦杜預遽以不答二詩之賦為愚似未

盡其愚其節在晉楚爭衛之間耳湛露天子燕諸
侯之禮也諸侯敵愾則賜弓矢然後征伐魯人失
賦以欺衛非所以為愚知也

黄鳥秦風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

秦穆公以三良殉究非穆公之過三良自取之也
桑與棘黄鳥猶知所止而止之今不擇死所而止
於桑棘曾鳥不若也此其與嬖幸何異君子舉大
雅之詩以哀其死罪穆公之用殉似未盡也晉小

臣夢賁晉侯登天晉人亦以為殉亦自取也孟子罪象人而用曰備象俑猶不可不知三良之殉豈特象俑而已乎

葛藟周南

宋成公卒穆襄之族以昭公之立因攻之以殺公孫固公孫鄭昭公不平於二族而欲圖之故樂豫以為言而有及於葛藟之詩也昭公不聽自作弗靖以及二族書曰宋人以衆殺為文者惡其首禍

於公以誘成衆人之亂也曰右師曰左師曰司馬

曰司徒曰司城曰司寇六卿之去皆公族也樂豫

雖有言疑若自為容身故以司馬讓與昭公弟公

子卬也卒之六卿和穆襄之族然後公乃安葛藟

之芘本根數矣此詩本平王東遷棄其族人故詩

以葛藟尋斧枝葉為刺

板之三章大雅

晉人以姑息一婦人之故立靈公靈公不君晉鬼

幾不祀秦師以晉使而來秦晉相讎不靖累歲而先蔑士會之奔皆趙宣子失於聽言昧於託孤禍可勝諱哉板之三章以詢于芻蕘以負薪者之語尚有可採此荀林父以曉先蔑之使秦也士會在秦不見先蔑非特誤其身以其誤國也嗚呼伊尹相太甲立之放之復之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古今一人而已

剛亦不吐柔亦不茹 大雅

毋縱詭隨以謹罔極 大雅

楚小宋大其不敵久矣宋聽華御事之言示弱以納侮勢之必至也夙燧之載何足以辱國君宋公承命於始而違命於終可乎子舟自以當官而行是亦牽牛蹊田之説而乃援仲山甫之詩以自文又曰詭隨罔極者將軍之令一至此乎其恃大國欺小國聖人所不予也宋人卒殺子舟以雪國恥曰楚子曰蔡侯以子敵侯狄楚國蔡春秋之微意宋孔子所生長之國也盍諸宋之大數澤厥貉之

次楚距宋亦不遠矣

鴻鴈小雅　四月小雅　載馳四章鄘風　采薇四章小雅

鄭衛得罪於晉者以恃楚而蔑同姓也魯文公如晉欲因公為根柢以請平於晉公皆成之故明年為新城盟其叙晉趙盾於七國諸侯之下亦以抑趙盾之專晉而喜公能成兩公之託也沓與棐衛鄭二君異地為會然獨鄭伯禮公賦詩也以公子歸生之文故以賦詩荅盛意也鴻鴈求哀季文子

以同憂答之又以公久在行賦四月爲詞予家又以載馳爲賦以明急欲求助於同姓之國文子賦采薇以許其情宛然賓主之禮形於俎豆酬酢可觀也哉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小雅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周頌

齊魯之不睦以郲之爭也趙盾陰制晉侯俾受齊賂扈之盟自陷於無能之地其何以表率諸侯哉

謀伐齊者八國諸侯各以爵書魯文公初不與此

書諸侯之盟于扈不唯為内諱其不能終事於齊者亦魯之深恥也齊人又有西鄙之侵以曹之來朝于我又伐之季文子援二詩以明其不畏天道何有於人事哉欺魯之小是欺天也以行賂求免於晉而逞志於魯魯不得已有畏於齊公子遂明年卒盟之始齊侯不及盟卒為郪丘之盟郪丘齊地入其國而盟之不幾要盟乎

人之無良小雅

飲食之人人賤之矣子公之染指嘗黿羊斟不與食羊悖然顏面以敗國事事固有大於此者乎小雅以不遜之詞以為犯上之漸本於飲食以及夫爵祿也不然何至懷一食不與以宿怨殺人乎宋華元之御者耳君子援小雅之賦譏之又曰敗國殄民又曰殘民以逞者以言其怨也甚微其害也甚大嗚呼百乘之車百駟之馬與一食之羊孰多有以見宋華元無統衆之才杜預釋之以華元寬

而容衆非也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大雅

晉國之禍以靈公其得立者皆天也趙盾初無曲突徙薪之謀於先乃欲圖之於焦頭爛額之後果何及哉二詩皆諫詞也既失於初又安知其終又曰補袞之缺如仲山甫能補過也庸君不悛雖鉏麑之賊有不忍者以盾之不正其始而欲効忠於

終區區全身於狂猘之口而卒不免惡名者人謀不臧天報之也弑君趙穿而史氏書之以為趙盾茲非天乎君子惜其不能越境免禍非其說也此可以為人臣欺天之戒二詩與今說詩大異

我之懷矣自詒伊戚 逸詩

春秋書許世子弑父不嘗藥也晉趙盾弑君不討賊也皆出史氏直筆孔子採其意以作春秋為天下後世亂臣賊子之戒防微杜漸非一朝一夕易

之所謂履霜堅冰者早辯之術也然則趙盾逸詩之賦心則知之蓋趙穿自出其族已為晉卿内不能制之於家又縱之於朝吾夫子曰趙宣子為法受惡古之良大夫此一語可以贖宣子之罪也於春秋之書畧不少恕者於以公天下大法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大雅

春秋者聖人直筆詩者聖人雅言皆聖人之經也洩冶書大夫以殺又援詩之大雅以證其死其亦

惜其人之忠而骯髒於淫亂之門也歟紂殺王子比干武王封其墓孔子仁之與微子箕子比其為仁則一也杜預乃以洩冶不為春秋所貴反以孔寧儀行父道楚入陳討賊為能補過失聖人懲勸之義因并正之

文王既勤止 周頌

狄為周患自太王以來有之不獨文王也周公方且膺之東遷之後春秋赤狄最强吞噬衆狄攢函

之盟衆狄始服者潞子嬰晉之女為甥舅之國幾於和親也赤狄侵侮齊晉非一日如先縠之不忠以邲戰之敗徃徃賣國於狄赤狄日熾欑函之盟狄之支黨既已翦去赤狄有必滅之勢故欑函之盟以文王之勤自比者文王事狄不絶愠問成周室之業也子孫忍忘諸乎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近在五年之後以晉女歸以狄臣千室賞荀林父者欑函之盟始之也

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頌 武曰無競惟烈 頌

晉楚爭鄭久矣鄭伯肉袒牽羊以請命於楚人晉人之恥也猶欲救之楚人乘勝為邲之戰以至敗績者晉之自取也荀林父士會本以中上二軍之將初無必戰之意固欲其還先縠以中軍佐不從三帥之謀此主令不一必敗之勢也尚何以追鄭於既勝之楚哉然楚人初甚憚之亦屈而求成二詩為諫有取於武王汋武二頌欲回先縠之意而

卒不從遵養以須晦昧者惡積而後取之兼弱攻昧以成周家無疆之業杜預所釋經意也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小雅

晉楚戰陳之形元戎者楚趙旃魏錡二子皆晉之不得意者怒楚師楚王以左廣親逐趙旃適與荀林父遇林父親鼓已不知所為氣先敗矣舟中之指中軍下軍葢趙括趙嬰齊士季先穀之軍行也一鼓則狠愎而甚怒再鼓則怯懾而先奔晉軍非

人三人者同三師果何恃哉十乘元戎以明楚子之以身率人善陳也是役也晉倉皇易師而行是以甚敗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周頌 武之卒章曰耆定爾功周頌 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周頌 綏萬邦屢豐年周頌

楚子縣陳定鄭席累勝之氣與晉為邲之戰又幸勝焉楚子自反而知之曰晉罪無所而羣臣侈心

初未知之也如潘黨欲收晉尸以為京觀夫楚狄也如莊王不幾王者之仁乎詩頌以武王自許豈潘黨所能以諛悦取媚者七德之賦詩頌武王之德也其三其六三六之數楚樂歌次序與今詩篇次不同杜預云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小雅

鄭以小國介乎晉楚必爭之地已不幸矣又有重不幸者内有怙亂賣國之臣以利自封而求市如

子服者死有餘戮矣子服先入楚師欲分鄭以立魚臣楚莊王前後滅九縣曰息曰鄧曰弦曰黄曰夔曰江曰六曰蓼曰庸又曰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文王縣申息故子服以是生心鄭人殺之君子以史佚怙亂之語又以詩小雅鬬之言禍亂至此不督則鄭果何所歸

陳錫哉周大雅

周人所以禦夷狄者歷世出一法無有二也狄之

種性所欲於我者太王以來子女玉帛文王不殞
厥問竭力事之是豈有二哉計赤狄者衆狄之長
雄者也潞氏甲氏一姓而異族晉人初以女女之
繼即滅潞氏又滅甲氏服二赤狄於二年之間此
天運闗夷狄盛衰乎不然何其威懐之得術也庸
庸祗祗用可用而敬文王也晉人賞荀林父因及
士貞子盖士貞子進荀林父故貞子受進賢之賞
陳錫哉周之詩言文王以惠利錫天下無間夷狄

造周家無窮之業其子孫遵用之晉始事狄而終滅之其家法如是也此詩與欑函之盟專以文王為言以明春秋雖亂其禦夷狄之法未之有改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小雅

傳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孔子教季康子禦盜之法也穿攻靈公而有桃園之弑賊也靈公使鉏麑殺趙盾不克亦賊也先縠召外狄以禍其國亦賊也士會受繞朝之策遯秦而歸其心蓋知

盜矣一旦以獻狄俘於天子請命於周晉以為中軍將以代荀林父林父方受狄臣千家之賞曾不旋踵士會挾狄俘之寵中權之遷得以攘其政柄豈不欲之賞哉晉盜之奔秦不知士會止盜之術何以感之也戰兢淵冰之戒不善人者果何如人哉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小雅

齊晉與國二伯之流風餘澤未遠也一郤克何足

以煩諸侯哉屈晉求齊出於輕舉雖無婦人其笑
宜矣跛眇之疾豈蕭同叔子之為哉郤克必欲雠
齊以傷人子之心其悖禮害義甚矣原郤子之意
不過欲速取政柄幸士會之老而求代之耳士會
則知之故以詩喜怒為言昔人以喜怒已亂也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雅

質子可也質母可乎郤克幸於一勝矜其豕突之
氣於齊以婦人之笑還以辱人子之母可乎徒言

何益其何以令於諸侯哉齊人援孝子不匱之詩非所施於無類之小人也漢高祖曰吾翁即汝翁必欲烹太公幸分我一杯羮蜀姜維之母曰千頃之地豈計一畒王陵之母伏劔以送使者三人者以私恩害公義今則非其說矣㫖人徒言之左丘明徒載其事累說詩者之㫖多矣此與頴谷封人

一詩二義

我疆我理南東其畒小雅 布政優優百禄是遒商頌

先王之命諸侯各有分地物土之宜以修職貢或南或北經界正穀祿平也齊南而晉東也春秋以來大呑小强幷弱壤地不明職貢不修晉以鞌戰幸於一勝欲使齊之耕者盡東其畝不唯意在無齊其亦無周天子矣夫以紀甗玉磬者羅之從名紀國之寶也地從主人則汶陽之田者魯田也齊以悖取晉亦悖得復以歸魯故魯衛之諫晉侯足爲盛德之舉也欲質人母欲併人國徒以空言喝

齊然亦凉薄矣小雅商頌二章皆齊人求哀之詞也故為爰婁之盟三帥既各受命服既歸郤克自以得意皆以不伐為功豈亦有所愧耶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大雅

蜀之盟以公會楚人以下十一國于蜀楚之卿至是始列於中國故以公會壓之人其卿而不名以微者告也不欲以夷狄之卿而公為會也是歲楚共王年十二三强冠之子重與為陽橋之役以救

齊者以晉楚爭齊也共王之弱不如莊王子重之賢不如子玉故以用衆為安文王以寧者以濟濟之衆也是役也蔡許二君皆弱强冠而行不書者乘楚車失位嗚呼君弱臣强夷狄盛而中國衰一至此乎

不懈于位民之攸塈大雅

蔡許之君二孺子也强冠之與為蜀之會乘楚人之車如兒弄爾責在師傅之臣不在君也伊尹之

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可以任此責二孺子何足
道哉朝廷表著之位如山不動君思其尊臣思其
畀如是則大雅之詩謂之不懈民賴之以息肩無
失其所可也何有於蔡許之君哉君子必援此為
賦者以為有位之戒攸所也塈息也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周頌

成公即位之年臧孫許及晉侯為赤棘之盟以魯
卿而晉侯也乞師以備齊楚鞌之戰因以歸汶陽

之田三年如晉拜田之賜又受荀庚之聘而盟之矣成公至是欲貳心於楚者恐晉不能終庇之晉侯亦疑之故不加敬於公季文子因援周頌為賦者何也盟會者神天之質信也可不敬乎今晉侯輕易之非所以敬天命也敬人則敬天命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小雅

春秋有進夷狄之法聖人嘗以有君許之有戎有荆楚有秦有狄今又有吳其睥睨陵跨相屬也自

周公膺之征之孔子有取於管仲者取其可以繼周公之志也吴之始入中國也郯因以成其惡何也郯内受魯晉齊邾之師郯已疾矣何敢與吴為抗不得不請吏於吴以申公巫臣之教侵楚近地諸國吴始大矣季文子有賦於小雅之篇哀郯受吴之兵以禮義之國蒙夷狄之侵莫適為主欲號天告亂有莫獲者不相弔恤也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衛風　猶之未

遠是用大諫大雅

汶陽田魯之分地為齊所侵晉以忿兵不義而取之齊魯以無功而復故疆於晉人之手何也以吳楚為急也楚取鄭吳取郯魯與齊晉同為馬陵之盟其欲歸汶陽田於齊者齊事晉且為吳楚之備也凡田曰取言易也今又曰言許其言而不許其取其言又易於取也七年之中一予一奪魯不能自有而屬之齊齊又不能有而失之晉晉齊爭以

市道魯人因以俯仰避就于一田之間蓋女晉而士齊二三之行可恥也諫之未遠人臣當諫之此大雅之君臣也韓穿之徒何足以責此

愷悌君子遐不作人大雅

君子之於言也必有已信之效故上之人得以信之此平生之言也繞角之役欒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不與楚戰之言此已信之效也且欒子得政嘗用三子之言以為可信而終身信之不復

有疑侵蔡侵楚侵沈未嘗無獲者以三子之言也君子因取文王之詩以為上之人愷悌樂易以來天下之言而作成之於必信以收其必信之效其言之可從者豈唯三子之言而已哉又非特三國之獲也

韓奕之五章大雅 緑衣之卒章邶風

宋共公之立使華元來聘欲娶魯女以厚為援也納幣來逆宋公無主婚皆華元為之故稱使也衛

晉皆來媵同姓姬也魯遣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賦大雅韓奕之五章取莫如韓樂穆姜出拜樂詩賦緑衣之卒章取其實獲我心宋魯二姓之好宛然成文婚禮之隆也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逸詩

莒之不量力凡三也以小敵大一也殺貴公子二也恃城無備三也渠丘城莒城二城皆惡鄆又無備

振螳蜋之臂以當楚之車轍十二日而楚克其三都君子賦詩以為譏絲麻菅蒯絲麻為貴而自棄於菅蒯之賤也以姬姜之姸而忽其蕉萃之醜也渠丘而至莒莒而至鄆次敘進兵三日克渠丘三日克莒三日克鄆十二日而莒國去矣尚敢以不量力之莒抗大國之楚哉吾夫子删詩止有三百五篇尚有逸詩如新宮之篇此篇不知其孰風孰雅要在三百五篇之外夫子之所删去左丘明傳

春秋與聖人同時豈在未删之前乎